

摘 要

灾荒是影响中国历史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直到今天它依然困扰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关于灾荒史的研究已相当多,但是对甘肃在民国时期的灾荒却没有一个整体上的研究,本文尽力去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其次笔者认为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绝对贫困,因此本文从分析导致甘肃民国时期绝对贫困的各种因素来考察民国时期的甘肃社会,希望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诠释近现代的西部地区,为现在的西部开发做出学人应有的贡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为了尽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笔者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尝试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民国时期的甘肃灾荒问题进行了定性、定量和定位的研究。限于才疏学浅,笔者并不奢望本文对学术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只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回顾,引发更多的学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一、绪论。这一部分主要对学界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的概况做了简要的回顾和概述,并对甘肃、灾荒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方法作了界定和辨析。

二、民国时期甘肃的自然灾害状况。在这一部分以列表的方式考察了民国时期甘肃的自然灾害状况,并对具体的几种主要自然灾害做了详尽的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远远重于以前的各个时期。此外,笔者还探讨了这几种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并从灾害预防、灾荒救济等角度对灾荒的扩展状况做了分析。

三、灾荒的成因探悉。在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导致灾荒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绝对贫困,灾荒只是绝对贫困的外在表现。因此笔者主要从自然和社会两类角度去分析导致民国时期甘肃民众日益贫困化的具体原因。

四、灾荒对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危害和影响。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灾荒对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具体影响:灾荒打击下的饥民、灾荒导致的人口停滞不前和土地荒废、灾荒衍生的不安定因素。同时还指出灾荒是导致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民国时期甘肃地区对灾荒的社会保障措施。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政府和民间在民国时期甘肃严重灾荒中的社会保障措施。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由于种种因素,往往无力赈灾或者对灾民的赈济行动严重投入不足,而民

间也是由于实力不足的原因，对灾荒的救治也是治标不治本。但是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灾荒的社会保障已经逐步走向现代化。

六、结语。通过对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的研究，笔者得出结论，灾荒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贫困问题，只要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民的社会最低保障制度，也就解决了困扰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灾荒问题。

关键词：民国时期 甘肃 灾荒 绝对贫困 社会保障

Abstract

Famine is the impact of China's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issues. Even today it is still bese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Famin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very high already, but to Gansu in the R.O.C of the famine but no systemic research, The paper endeavors to fill the void. Secondly, I believe that the famine is mainly due to absolute poverty. This paper resulted from the analysis of Gansu in absolute poverty during the various factors to inspect the R.O.C of Gansu society, hope that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to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mak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Specific course of the study, in order to maximize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uth I collected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but also try to use history,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theory of the R.O.C of Gansu famine qualitative issues, Quantitative and positioning studies. To have little talent and less learning, I do not expect this to have any breakthrough academic progress, only to the specific facts of the history recalled, causing more people to study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oncern and reflec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

I. Introduction. The main part of the circle of the R.O.C of Gansu famine study mak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review and summary as well as Gansu, famine,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define and Analysis.

II. Gansu natural disaster situation of the R.O.C. In this part of a list of the inspection the R.O.C period in Gansu natural disaster situation, as well as several specific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do a detailed study, found in time of natural disasters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previous period.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several of these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adverse socio-economic impact from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Famine relief angle of famine situation in the expansion is done.

III. Ascertain the causes of famine. In this part, I believe that the resulting famine is the reason absolute poverty, famine only absolute poverty in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This author mainly from two types of na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in the period leading to the growing impoverishment of the people in Gansu specific reasons.

IV. Famine of Gansu social harm and impact in the R.O.C. The main part of the famine in Gansu period of th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 the fight against famine hungry, Famine led to the stagna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fallow, famine derivative of unstable factors.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Famine is caused in the socio-economic stagnation period the R.O.C Gansu an important factor.

V. Gansu region of the R.O.C in the famine of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The focu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the R.O.C of Gansu serious famine of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Whether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or the Northern Nanjing government, as a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 often unable or relief to the victims of charity actions seriously inadequate,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s inadequate because of the reasons right where the famine is palliatives.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uilding the system, the social security famine has been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modernization.

VI. Concluding remarks. In R.O.C of famine of Gansu,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famine of the core issue of poverty is the main problem, As long as the eradic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achieving universal minimum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e will solve plagued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long famine problem.

Key words : the R.O.C ; Gansu; Famine ; Absolute poverty ;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 杨洪远 日期： 2007年5月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名： 杨洪远 导师签名： 李建同 日期： 2007年5月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部开发问题就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从这一时间开始关于西部开发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高作,但更多的则属于不切实际的应景文章。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东南地区也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中日战争的战场,鉴于国家的安全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西部开发作为国策,虽然从个别地区来看,这次开发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全局来看,这次开发则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对于西部地区缺乏深刻的了解是一大重要因素。因为西部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单纯,它有着复杂的民族关系,有着与内地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特异的风俗习惯。要想开发它,要想利用它,要想把广阔的西部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那首先要对它有深刻的了解。过度悲观的看法固然应该扫除,过渡乐观的口号也不应有,只有从仔仔细细的调查中找到西部的弱势、优势,把欠缺的地方改正,把优势的地方尽量发挥,这才是真正的谋国之道。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把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视角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因为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多棱面、包罗万象的时空范畴,灾荒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替代不了其他的历史现象,同时也不可能脱离其他历史社会现象而孤立的存在。所以无论是民国还是现代,当我们考察西部的时候,如果从灾荒这个角度来分析,或许能得出新知,发现以前从未了解的“主因”。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有各种不同的灾情。甘肃是我国历来的重灾地区,在我国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甘肃又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像一把楔子深深的楔入西北边疆,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就将甘肃作为拱卫西北边疆的基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灾身份,使得对它的灾荒作系统的研究尤为必要,同时也可以从灾荒这个角度窥视民国时期甘肃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从中能够更好地了解甘肃,了解西部,为现时的西部开发做出学人应有的贡献。

二、研究现状

（一）灾荒史研究的重要论著

民国时期严重的灾荒问题在解放前就有不少学者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邓拓(邓云特)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编著的划时代的《中国救荒史》¹,但是和当时大多数的著作一样,其研究下限止于著作出版时间。建国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灾荒史的研究止步不前,直到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才揭开了现代灾荒专题研究的序幕。1990年,他主持的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课题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表明学术界对此课题的关注,此后,一系列相关论著逐渐问世,而且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

李文海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²(1840-1919)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³(1919-1949)成为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从整体上系统反映近代以来灾荒频发的资料汇集,它按编年体的形式,对1840至1949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的自然灾害,分别省区,加以说明,尽可能的将各地自然灾害发生的事件、地点、受灾的范围和程度进行详细的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灾荒成因和救灾措施及其弊端予以了说明。他另外一部主持编著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⁴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其中涉及民国甘肃省就有两次:1920年甘肃大地震与1927-1930年陕甘大灾荒。此论著系统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张水良⁵《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10年间的灾害情况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甘肃为主的西北地区灾荒在书中占的比重颇大。夏明方⁶的专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以乡村为轴心展开灾害对社会影响的论述,涉及自然与环境,人口,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秩序诸方面问题,重点就是灾害与社会经济研究。关于甘肃的各类灾害及民众遭受的苦难,

¹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商务印书馆 1937年11月第1版,1993年影印版。

²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³ 李文海、林敦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⁴ 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⁵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M]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⁶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中华书局 2000年版。

作者有详尽的记录。袁林¹的《西北灾荒史》是近二十年来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最值得一提的论著。与上述论著主要关注点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北灾荒史》主要以陕、甘、宁、青、新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当代研究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必备的资料集,甚至也可以说是现代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研究不可不读之书。蔡勤禹²的专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通过对华洋义赈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对灾荒的赈济来分析灾荒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华洋义赈会甘肃分会有一定的记录。

(二) 论文

自 80 年代以来,关于民国时期灾荒研究的重要论文逐渐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现就学者们论述较为集中的几个方面简单予以评述。

1、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在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近代灾荒史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李文海³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戴逸⁴认为,近代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刘仰东⁵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与社会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论,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系统而又准确的把握。蔡勤禹⁶指出灾难降临不仅对人民的生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政府应急机制的一种考验。抗战时期,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国民政府在救济目标与原则、救济机构及救济政策上积极应对,力争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抗战的有利因素,将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刘仰东⁷和李勤⁸从心态史的角度出发分

¹ 袁林:《西北灾荒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² 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³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8 (6)

⁴ 戴逸:《重论近代灾荒史研究》[N] 光明日报 1988.11.23

⁵ 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的另一个视角》(J) 清史研究 1995 (2)

⁶ 蔡勤禹:《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J) 零陵学院学报 2003 (4)

⁷ 刘仰东:《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J] 世界宗教文化 1997 (4)

⁸ 李勤:《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J]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5)

析由于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杨琪¹回顾了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指出从民初开始,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灾害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天文、气象、地质、地震、水利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和一批优秀科学家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灾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把灾害科学研究从传统带入现代,为减灾防灾做出了贡献。张喜顺²分析民国时期灾荒频繁除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汪汉忠³搜集了民国时期有关灾害研究历史资料,着重对孙中山、竺可桢、邓云特(邓拓)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时期灾害研究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为灾荒史学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赵朝峰⁴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角度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对灾荒成因进行了积极地探索,认识到了落后的社会制度是造成近代中国灾荒频发的根本原因。

荒政是灾荒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但对于甘肃地区,这方面的专论并不多,更多的是针对全国范围而对甘肃有所涉及的论文。张明爱、蔡勤禹⁵分析民国时期灾荒频发,为救济灾荒,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传统荒政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交迫的惨剧与民国历史相伴随。莫子刚⁶针对1927—1937年我国自然灾害繁多且严重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赈灾减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灾减灾的作用,但由于某些原因

¹ 杨琪:《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01(2)

² 张喜顺:《民国时期灾荒探析》[J] 贵州文史丛刊 2004(1)

³ 汪汉忠:《灾难深重年代的灾害研究——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述评》[J] 学海 2002(5)

⁴ 赵朝峰:《中国共产党对灾荒的认识(1921—1949)》[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01(3)

⁵ 张明爱、蔡勤禹:《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J] 东方论坛 2003(2)

⁶ 莫子刚:《略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救灾政策》[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1)

并没有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杨琪¹对民国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仓储建设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近代以来,甘肃省灾害频繁,各县仓储或被挪用或被劫掠,荡然无存,仓库遭到严重破坏,有待修复,1934年积谷也仅有18500石,而且谷种庞杂,有小麦、扁豆、豌豆、荞麦等15种之多。王印焕²通过灾民的移境就食考察了各地政府的赈济措施。她认为,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为了推卸责任,放任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而流入地政府救济本地灾民不遑,不愿再为别区承担责任,因此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遣资回籍,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中艰难挣扎,说明各地政府赈济措施软弱无力。刘五书³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王毅、冯小红⁴对1920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做了分析,并予以客观评价。奚霞⁵对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进行分析,并对这些机构为灾后防疫做了客观评价。王艾邦⁶对“抗战时期日本轰炸甘肃地区所造成的流民问题及救济组织做了概括的描述。刘招成⁷对民国时期的华洋义赈会做了研究,指出华洋义赈会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在农村灾区实施了一系列赈务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魏振铎⁸则从植树造林这一角度来分析防范灾荒的方式。

2、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袁林⁹分析甘肃历史上饥荒统计规律,指出甘肃地区饥荒发生一方面固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但人为原因亦不可忽视。由于甘肃的灾荒发生频率高于全国平均地区,这也是甘肃社会经济迟滞的一个重大原因。廖建林¹⁰分析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包括现在甘肃的陇东地区)除了受华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外,与当时的社会情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灾害发生后,上至中央,下至民间团体,乃

¹ 杨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仓储与农业仓库建设》[J] 中国农史 2003 (2)

² 王印焕:《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J] 史学月刊 2002 (2)

³ 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J] 史学月刊 1997 (2)

⁴ 王毅、冯小红:《1920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J] 历史教学 2003 (10)

⁵ 奚霞:《民国时期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J] 民国档案 2003 (3)

⁶ 王艾邦:《抗战时期甘肃防空及救济组织机构概况》[J] 档案 2005 (2)

⁷ 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J] 中国农史 2003 (3)

⁸ 魏振铎:《民国时期河湟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99 (3)

⁹ 袁林:《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4)

¹⁰ 廖建林:《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及赈灾述论》[J] 咸宁学院学报 2004 (4)

至外国政府与民间都为救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国情所限,其成效十分有限。陈晓峰¹和沈社荣²分别对民国甘肃地区的1928——1930年间的大灾荒发生的原因以及灾荒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做了系统性的研究。李云峰,曹敏³也从侧面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对灾荒的抑制作用。黄正林⁴分析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发展不够充分,灾荒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进⁵则从兰州城市近代化迟滞得出灾荒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城市的发展,兰州最为典型。张奇、杨红伟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省农业开发对防止灾荒的发生作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支援了全国抗战。向达之⁷指出西北地区气候恶劣,自然条件严酷,历年自然灾害严重(以甘肃为例),这是民国后期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出现了特别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云峰⁸分析由于灾荒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在抗战前期社会生活发展较为缓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运动增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这也是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向现代化迈进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沈社荣⁹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导致西北地区的粮食恐慌,而且使西北民众大多吸食成瘾,身心备受折磨,社会风气因之恶化,到处弥漫着腐朽颓靡的空气。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而中国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西北地方军阀的残酷税收政策、西北地区落后的小农经济形式、鸦片本身的高额利润以及落后的文化卫生条件等因素也是导致西北鸦片烟祸泛滥的重要原因。方荣¹⁰提出甘肃民国时期人口增长缓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甘肃灾荒频发。

(三) 目前学界对此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观20年来民国灾荒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于灾荒问题的关注越来越从宏观走向微观,不仅利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来考察,而且更加注重运用经济

¹ 陈晓峰:《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² 沈社荣:《浅析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的特点和影响》[J]《固原师专学报》2002(1)

³ 李云峰、曹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J]《抗日战争研究》2003(2)

⁴ 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4(4)

⁵ 刘进:《兰州城市化迟滞原因》[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1)

⁶ 张奇、杨红伟:《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J]《甘肃社会科学》2002(4)

⁷ 向达之:《论近代后期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严重萎缩》[J]《甘肃社会科学》1993(6)

⁸ 李云峰:《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J]《西北大学学报》2005(1)

⁹ 沈社荣:《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J]《固原师专学报》2000(2)

¹⁰ 方荣:《甘肃历代人口问题释疑》[J]《档案》1997(1)

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工具和数量统计方法,使得研究越来越深化,更趋于历史的真相。

具体到民国甘肃的灾荒问题,尽管学界也有一些成果,但不足也比较明显,首先研究的对象比较狭窄,仅仅局限于鸦片,高利贷及 1927—1930 的陕甘大灾荒上等一些具体的研究,至今尚无关于甘肃在民国时期灾荒的整体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次,研究方法也显得比较单一,很少采用多学科交叉互用的方法,使从中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旁证,显得苍白无力;再次对于民国时期甘肃的荒政问题,学界关注的非常少,而这恰恰是灾荒研究的一大重点;最后是研究的态度问题,主要是习惯与古人较真,习惯于将我们现时的价值观和想当然的道德观强加于古人,定他们的功罪,甚至不加以甄别的盲目运用政治教条,作为批判和褒扬的尺度,使得真实的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

“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同时要具备对过去的记忆的能力和忘记过去的的能力,才能维系一己的健康。”¹笔者尽量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客观的态度,在适当的距离下,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去研究民国时期甘肃的灾荒问题,为历史保存一份有价值的回忆。鉴于笔者能力有限,理论功底和史料驾驭能力不足,论文中出现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诸位专家、学者指正。

三、本论文中的部分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一) 甘肃

甘肃在民国时期的省域变化比较复杂。辛亥革命后,甘肃省域包括今甘肃全境,宁夏东南部和青海东北部,辖 7 道 77 县。7 道是:兰山道、宁夏道、西宁道、泾原道、渭川道、安肃道、甘凉道。1927 年废除道的建制。1928 年 9 月 5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53 次会议决议将西宁道 7 县(西宁、大通、碾伯、循化、贵德、巴戎、湟源)划为青海行省一部分,10 月 17 日第 159 次会议又决定将宁夏道 8 县(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平远)和宁夏护军使辖地(阿拉善和额济纳二旗)合并为宁夏省。1929 年宁夏省和青海省成立后,甘肃省辖 64 县,1929 年增至 68 县(增设永靖、和政、康县、夏河),后又不断析分(1942 年增设西吉、1944 年增设会川),至解放前夕甘肃省行政区域分直辖区及九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共计 73 市(兰州市)、县、局(卓尼、肃北设治

¹ [美]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局)和特种乡(湟惠渠特种乡)¹。笔者行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所说的“甘肃”指分治后的甘肃,不包括宁夏、青海两省。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所辖的革命政权的区域范围也比较复杂。1932年3月,甘肃正宁县寺村塬周围72个村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甘肃省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1933年3月,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县荔原堡诞生。1935年11月,根据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陕甘边区根据地划为陕甘省。1936年7月,改陕甘省为陕甘宁省,驻地迁往甘肃曲子,辖区在甘肃境内的有华池、环县、曲子、固北、赤庆、定环等县。1937年1月中共关中特委派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将正宁、宁县一分为二,国民党在其地区设两个县,共产党在其地区设新宁、新正县,隶属关中分区,同年,陕甘宁省划分为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庆环专署辖华池、曲子、固北(后并入环县)、赤庆(后并入华池)、环县、定环(后并入定边)6县。1940年3月,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正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建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华池、环县、曲子、庆阳、合水、镇原6县。1949年,宁县、正宁两县划归陇东分区。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从性质上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从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明显不同,这决定了荒政政策也有显著差异,至于陕甘宁边区的荒政,已有学人作了专题研究²,本文对此不再做探讨和评述,如没有特别指出,所以本文所指的“甘肃”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所控制的区域范围。

(二) 灾荒

灾荒一词在中国的各类书籍出现频率非常多,但何谓灾荒?首先,关于“灾”,《说文》曰:“天火曰灾,从火𠄎声”,“或从宀火”为灾。“宀”意为房屋。又比如《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为灾”,所以按照《说文》和《左传》来讲,“灾”原指自然界发生的火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灾的含义逐渐扩大,《论衡》曰,“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也。”所以“灾”泛指了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祸害,即我们所说的天灾人祸。在现代经济学上,“灾”多被称为灾害,是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的破坏或恶化,并超过当地

¹ 杨兴茂:《民国甘肃政区沿革概览》[J] 档案 1997 (3)

² 冯圣兵:《陕甘宁边区灾荒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年。

社会经济系统容忍限度而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灭失的现象和过程。¹

其次,关于“荒”,《说文》曰:“荒,芜也。”《韩非子·解老》也云:“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从《说文》和《韩非子》来讲,“荒”特指五谷不熟,庄稼歉收。所以后世将“荒”,多称为饥荒,饥荒概念的外延是比较大的。它是指天灾人祸之后生产萎缩衰退,社会物资缺乏,特别是粮食奇缺,经济活动紊乱,人民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甚至因饥饿造成人口死亡的社会现象。²其核心就是粮食严重不足。

从以上分析得出“灾”和“荒”是不一样的概念,“灾”指天灾人祸,“荒”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即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人类社会。天灾人祸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因素。没有灾,当然也不会有荒,但是如果受到灾荒打击的地区,能够有足够的防御灾荒的能力和得当的赈济措施,有灾也不一定有荒。相反如果受到灾荒打击的地区抵御灾荒的能力差,赈济不得当甚至没有赈济,灾荒就难以避免了。所以著名的灾荒史研究学者邓云特在其现代灾荒史开山之作《中国救荒史》就给了灾荒以如下经典的解析:“所谓灾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³

(三) 研究方法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以下指导思想和方法:

- (1)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2) 运用史料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问题分析与观点综合相结合。
- (3) 数量统计方法和权利理论。

¹ 何爱平:《灾害经济学》[M]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3页。

² 袁林:《西北灾荒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9页。

³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 商务印书馆 1937年11月第1版,1993年影印版 第3页。

一、民国时期甘肃的自然灾害状况

(一) 自然灾害的总览与特点

甘肃在我国历来就是灾害大省，辛亥革命以后，自然灾害频率远甚前代，为了使读者能对甘肃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有一个直观印象，笔者对影响甘肃四种主要自然灾害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统计、分类和整理，特列表如下：

表 1：甘肃在民国时期历年受灾县数统计表

年份	总受灾县数	旱灾	冰雹	风沙	地震
1912	5	3	2		
1913	4		2		2
1914	2		2		
1915	20	17	3	1	
1916	10	7	5		
1917	5	4	1		1
1918	3		3		
1919	全省	全省旱灾	1	1	1
1920	62		1		62
1921	40		16		39
1922	9	8	1		2
1923	10	6	1		3
1924	32	24	17		7
1925	5	5			
1926	35	30	24		3
1927	50 余	50 余	1		34
1928	60	58	13	3	6
1929	全省	58	18		4
1930	60	60	4	7	5
1931	14	11	1		3
1932	60 余	20	31	1	13
1933	59	20	34		6

1934	50	45	30 余	22	8
1935	17	6	17	2	5
1936	39	5	27		26
1937	54	45	25	1	5
1938	45	24	14	15	4
1939	32	32	9		1
1940	24	14	22	2	
1941	47	24	24	2	4
1942	57	30	27	6	
1943	35	3	35	4	
1944	50 余	50 余	46	1	1
1945	50 余	50 余	29	3	
1946	几遍全省	几遍全省	35	2	
1947	68	50 余	45	6	
1948	51	17	12	4	
1949	15	3	15		

(1) 资料来源: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李文海、林敦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第 371 页-381 页附录 (1912 年-1949 年) 各省区历年受灾县数统计;《申报》[N] (1912 年-1949 年); 大公报[N] (1912 年-1949 年); 袁林:《西北灾荒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Z]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M] 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2) 数据处理的方式: 笔者认为当时人、当地人的历史纪录相对而言更为可靠, 因此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理材料中有歧异的数据, 例如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与袁林的《西北灾荒史》数据中有歧异, 以《西北灾荒史》记载为准, 当《西北灾荒史》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数据存在歧异, 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为准。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甘肃自然灾害的三个特点: 首先, 甘肃在民国的 38 年里是无年不灾, 总计约有 1420 余县次遭受一种或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 按照甘肃在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 在 1929 年以前, 共有 62 个县, 1929 年以后约有 70

个县¹，平均下来也就是说每年约有一半以上的县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由此可见甘肃受灾面积之广，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就是在灾难深重的民国也是骇人听闻的。

其次，甘肃在民国的38年里灾害不仅频繁，而且单纯的一种灾害发生率很少，更多的是多种灾情同时迸发，互相交替地摧毁维系甘肃人民的生活资料。例如，旱荒之后往往有疫病发生，这就是民俗中所谓的“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民国时甘肃这种例子比较多：1930年，“人民惨遭年荒，死者已矣，幸而生存，又因食料太坏，肠胃受病，加之道饘相望，臭味薰蒸，空气不洁，遂至疫病大作，传染极速”²，这场旱灾导致的瘟疫又致使60余万甘肃民众的死亡。³由此可见，多重自然灾害的打击，对处于灾区人民的危害远远超过单纯的一种自然灾害，这也是民国甘肃灾荒的一个特点。

最后，自然灾害循环周期极短是民国时期甘肃的自然灾害另外一个特点，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自1926年以后，甘肃经常出现遍及全省的自然灾害，往往是一场巨灾之后，尚未得到赈济补救，又一场灾害接踵而来。甘肃原本地瘠民贫，民间财富储备原本就不富足，连续的几年自然灾害可以非常迅速的耗尽这点民间的物资积累，使得民间再无力聚集财富去抵御接下来的大规模巨灾，最终必然出现灾荒。例如1927—1930年的陕甘大灾荒就是连年的旱灾所造成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甘肃秋收欠薄，十七年（1928年）夏秋颗粒无收，十八年（1929年）平均收成不及二分，……本年（1930年）4月以后，迄今（按：8月）未雨，多数农民无力下种。……统计受灾区域六十余县”。⁴造成的结果是“甘省5年来死人300万，灾民600万，生人相食，税捐苛重，鸦片弥漫，公开种卖，中央不理，国人不问，成国家之弃民弃地。”⁵

总之，甘肃在民国38年的时间里自然灾害是十分严重的。大灾相连，小灾不断，各种灾情交替侵袭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为了进一步解析甘肃的严重自然灾害，下面就以旱、雹、风沙和地震四种主要灾害为例，加以探讨。

¹ 由于1929年以后甘肃县的设置比较复杂，本文就以70作为约数。

² 《民国日报》[N]1931年1月29日。

³ 袁林：《西北灾荒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5页。

⁴ 《申报》[N]1931年3月16日。

⁵ 《民国日报》[N]1930年6月21日。

（二）灾情的具体分析

1、旱灾

旱灾是甘肃各类自然灾害中，危害最大的一种。徐国昌等人研究表明，西北地区近 520 年来共出现 5 个百年尺度的旱灾高频期，1900 年～1940 年既是其中之一，而且旱灾发生的年代频率仅次于 1580 年～1640 年。¹在民国 38 年，只有 1913、1914、1918、1920、1921 年这五年没有发生过旱灾，发生过旱灾的年份是 33 年，即 86.84% 的年份发生过旱灾，其中有 11 个年份（1919、1927、1928、1929、1934、1937、1944、1945、1946、1947）旱灾侵袭县数超过甘肃所属县数的 50%，甚至在 1927—1930，1936—1937，1944—1947 这三个时间段连续的发生超过甘肃所属县数 80% 以上大旱灾，在此时间段的史料，“民饥”和“民大饥”这类的词汇屡屡出现，可见当时人民生活是多么痛苦。其余年份虽然数量少于 50%，但是局部的旱灾也不同程度的消耗民间财富，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俗语讲“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虽然不像洪灾、雹灾来势迅猛、暴烈，但是它的分布面积广，持续时间长，而且由于旱灾总是以缓慢的方式展示它那可怕的破坏力，当人们一旦觉察到旱灾的威胁，往往不知所措。事实上，就农作物被害的程度而言，旱灾远远超过其它各种灾害。无可置疑，甘肃历史上包括民国在内的历次重大饥馑绝大多数都是旱灾造成的。可见旱灾如同绞索一样时刻勒在甘肃民众的脖子上，稍一不慎，惨剧就会发生。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分析旱灾是中国最厉害的天灾²，这在处于西北干旱少雨地区的甘肃尤为如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现在读起来仍然是触目惊心：

1924 年：“甘肃全省春夏亢旱，禾几无收，民大饥，……兰州因连年大旱，民大饥。辕门前发现有卖人肉包子。”³

1926 年：“本年夏秋无收，饥馑乃至，大旱之后，继以冰雹为灾，山洪暴发，自省垣皋兰及榆中、狄道、洮沙、宁定、临潭诸县，西则平番、永昌、山丹、抚彝、东乐、张掖、高台、酒泉，东则会宁、静宁、环县，南则清水、礼县，北则中卫、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被灾者 20 余县。或禾稼尽皆枯槁，或田庐

¹ 徐国昌等编著：《中国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M] 气象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0 页。

² [美]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第 276 页。

³ 《甘肃历代天灾考略》[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 辑[Z] 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 年版第 152 页。

猝被淹没，赤地数千里，……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鬻妻卖子，惨状难言。”¹

1927—1930年的陕甘大灾荒是甘肃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旱荒，甚至可以说是甘肃历史上最严重的旱荒，甘肃在这次旱荒中死亡人数高达250万~300万²，而当时甘肃全省的总人口才666.5万³，死亡人数几乎占去甘肃全部人口的近一半，这样的人口死亡率就是在世界灾荒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1927年：“甘肃陇东及中、南部大旱，成灾者50余县，民饥。”⁴

1928年：“是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自陇东以迄于河西，南起洮岷，北达宁夏，……五十余县旱。春不能下种，夏旱魃为虐，寸草不生，颗粒未收。……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⁵

1929年：“甘肃旱情较上年益烈，60余县绝粮，饥民骤增至500余万，每日饿毙者恒数千人，甚至发生烹煮幼童、捕食生人惨象，时人形容为“奇惨活地狱”之境。”⁶

如果用图表来看，则更让人惊讶当时旱灾之烈：

表2：1927年~1930年甘肃各县旱情表

县名	受灾范围	受灾人数	县名	受灾范围	受灾人数
皋兰	90%为灾区	116,486	临洮	全县	98,000
渭源	全县	37,011	陇西	全县	30,000
会宁	全县	39,490	庄浪	全县	24,318
正宁	全县	3,987	泾川	全县	24,351
镇原	全县	18,970	武威	全县	179,648
镇番	3/5为灾区	11,250	山丹	全县	55,600
酒泉	15%为灾区	6,908	秦安	92%为灾区	162,292
县名	受灾范围	受灾人数	县名	受灾范围	受灾人数
武山	97%为灾区	88,203	徽县	60%为灾区	42,649

¹ 《大公报》[N] 1926年10月20日。

²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 第六卷 1910—1953年》[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584页。

³ 《甘肃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M] 甘肃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1983.2。

⁴ 《甘肃历代天灾考略》[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辑[Z] 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52页。

⁵ 《甘肃历代天灾考略》[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辑[Z] 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56页。

⁶ 《申报》[N] 1930年3月17日。

武都	90%为灾区	35,000	红水	全县	14,286
洮沙	全部旱灾	3,300	宁定	全县	31,800
榆中	80%	82,548	临潭	全县	22,000
岷县	全县	30,965	庆阳	全县	62,153
合水	4/5 为灾区	21,565	崇信	全县	1,584
平凉	91%为灾区	80,638	永昌	全县	52,635
古浪	全县	14,180	高台	75%为灾区	72,251
漳县	全县	50,178	礼县	80%为灾区	24,775
伏羌	全县	30,000	文县	全县	25,821
两当	全县	17,400	西固	全县	38,548
导河	全县	100,000	靖远	81%为灾区	107,006
定西	全县	69,884	卓尼	全县	25,685
静宁	全县	31,737	宁县	全县	8,403
环县	全县	21,844	灵台	全县	86,219
华亭	79%为灾区	67,499	平番	全县	82,827
东乐	全县	14,485	张掖	全县	43,092
天水	90%为灾区	10,300	通渭	全县	135,869
西和	88%为灾区	9,894	清水	全县	36,586
成县	35%为灾区	5,000	庄浪 茶马 厅	全县	1,030
合计	全省	2,586,110			

资料来源：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编：《甘肃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23

页

所以这场连续四年的大旱灾对于甘肃人民而言无疑是一场梦魇，至今与许多老人再次谈到这场旱荒，他们仍唏嘘不已。

1937年：“甘肃全省旱、雹、水、风、霜灾严重，受灾县达五十四县（旱灾45县），灾民约三百余万人，民大饥，展转流徙者众。”¹

1944年：“是年有五十余县旱情严重，夏禾无收，……灾民达近百万人，土地荒芜，人民流徙，农村萧条，情极可悯。”²

¹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66页。

² 《甘肃省民政厅工作报告》[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69页。

1945年：“甘肃旱灾严重，自今春下种到现在，许多地方，饥民载道，无衣无食，妻离子散，树皮草根已成盘中的上餐。被旱区域，包括省垣附近各县及陇东大部、陇南大部、西南小部、河西小部，共占2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二分之一强。被旱县分40余县，占全省五分之三强。……被灾人民已达400余万，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二。”¹

2、雹灾

雹灾在甘肃自然灾害中对农业的打击仅次于旱灾，甘肃农村盛传“虎口夺粮”的农谚，就是比喻雹灾危害农作物的严重性。从表1可以看出，雹灾频繁发生甚至旱灾，只有1925年没有记载，而且它往往和旱灾一起为虐，交替摧毁民众赖以生存的农业资源。

关于雹灾的纪录，也充斥在各种史料中，笔者从中选摘一部分以说明雹灾的严重：

1915年：“灵台大雨雹，有大如羊者，历三月消融未尽，如拳如鸡蛋大者无数，坏屋拔木，麦豆无收。”²

1924年：“皋兰等17县旱雹为灾，损害人畜禾稼无算”³。

1935年：“月前因天气突变，忽降冰雹，各地田禾房屋，多被摧毁。……（平凉）竟于上月十七日午后四时许，第二区白水镇、第五区陈家洼一带，东西二十余里，南北三十余里，约有大小村庄三十余处之范围内，忽降冰雹，大如鹅卵，连续三次，积地四寸许，将正吐穗之麦苗及出土未久之豌豆、燕麦，摧残殆尽。”⁴“……与此同时，陇西、定西、正宁、会宁、华亭、庄浪及镇原，‘亦皆惨遭冰雹摧毁，损失奇巨’。”⁵

1937年：“54县市旱、雹、水、霜灾严重。……永登、漳县、天水、通渭等25县冰雹。”⁶

1943年：甘肃东部的一场特大雹灾就使环县、镇原、华池、合水、曲子、庆阳等6县共计145,985亩秋田被打坏，损失庄稼28,062石。⁷

¹ 《解放日报》[N] 1945年8月15日。

²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141页。

³ 《大公报》[N] 1924年9月28日。

⁴ 《大公报》[N] 1935年6月6日。

⁵ 《解放日报》[N] 1945年8月15日。

⁶ 侍建华：《甘肃近代农业发展史事纪要》[J] 古今农业 2001（1）

⁷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雹灾虽然来势凶猛,但是危害性远远不如旱灾那么可怕。它一般在气候冷热急剧变化的时候容易发生,大致高山边缘和丘陵地带多雹,平原地区较少,降落多为狭长的带形。所以雹灾一般多以局部发生为主,很少能够遍及全省。如果没有旱灾和其他灾害,只是雹灾,只要救灾物资运输得当,局部的灾害很快能够补救。

3、风沙

从表一可以看出,除1934年风灾涉及22县,1938年涉及15县,其余年份破坏力均不超过10个县,所以仅从灾害的破坏力来看,甘肃的风沙灾害对民众生活资源的破坏远远不能与旱、雹和地震相比拟。但是甘肃的风沙灾害也有与这些灾害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自然灾害成灾方式和时间长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突发性、暴发型的环境事变,如地震、干旱、冰雹等,也有人称之为“瞬时性灾害”、“短时灾害”;另一类则是长时间的渐变性灾害,亦称趋势性灾害,如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¹前一类灾害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后一类灾害则属于切实的“人祸”,其大多数都是通过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所引发或加剧的。风沙灾害则兼具这两类共同的性质,瞬时的暴风对农作物有着巨大的危害,“(1919年)五月,盐池县暴风,尘霾四塞,山川混暗,对不见人,屋瓦震荡,拔木、伤禾甚重。”²但是风沙灾害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却是渐趋的对土壤侵蚀,使土地更加干旱,最后沙漠化,最终无法使人类生存。可惜的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虽然有所涉及,但是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

其次,甘肃的风沙灾害有很强的区域性,主要发生在河西地区,因为此地山岭高耸,远隔海洋,又受到北方沙漠的影响,风沙因之迭起,再加上河西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有大规模的屯田记录,原有的生态防护早已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风沙灾害在民国期间日益增多,尤其是土地沙漠化对河西地区民众生活危害极大。“清代以来至解放前,敦煌的圈槽、安西城东桥湾行宫、锁阳城、高台的骆驼城、民勤县头坝地区原有的南乐堡、青松堡、沙山堡等20多个村子全部被流沙埋没。”³

其次,从图表1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甘肃的风沙灾害发生频率是渐趋上升,

¹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中华书局2000年版 第2页。

² 民国《朔方州志》[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0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51页。

³ 王华飞等编:《中国西北地市县概况》[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05页、311页。

尤其是 40 年代以后,以沙暴为主的风沙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发生,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这说明民国 38 年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渐趋恶化的。

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甘肃的风沙灾害不是很严重,但是与干旱、雹灾和地震这类环境周期性异常变化不同,风沙灾害导致的土地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和累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经济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

4、地震

用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来形容民国时期的甘肃地震是最恰当不过,因为在民国短短 38 年时间里,甘肃竟然发生了两次震级均超过 8 级的 1920 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地震和 1927 年甘肃武威、古浪大地震,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地震以外,其余小震也是纷纷不断。

1920 年 12 月 16 日(11 月 7 日)20 点零 5 分,甘肃省海原县发生强烈地震,极震区是一个东北——西南的狭长地带。包括海原、固原(今属宁夏)、靖远、会宁等七县,占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36° ,东经 105° ,震中裂度为 12 度,震级为 8.5 级。¹全省约有 62 个县损失惨重,为近代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波及面也很广,其破坏区,广至甘、陕、晋、豫、鲁、鄂等省,有感面积则更大,直至东海之滨,计甘、陕、蒙、晋、直、鲁、豫、蜀、皖、苏、闽、青等 12 省。甚至当时在北京生活的鲁迅先生在 12 月 6 日的日记也有如下记载“夜地震约一分时止。”²北京尚且如此,可想当时处在震区的甘肃民众受到多么大的损失。

表 3：1920 年甘肃海原大地震时甘肃各县损失表

县名	死亡人数	震毙牲畜	塌毁房屋	县名	死亡人数	震毙牲畜	塌毁房屋
秦安	10,000 人	30,000 头	69,531 间	宁县	4,000 人	10,000 头	十之六七
甘谷	1,365	25,114	20,000	庆阳	2,405	26,000	15,394
合水	700	3,000	十分之六	定西	4,200	6,000	十分之五

¹ 国家地震局主编：《中国地震简目》[M]，北京：地震出版社，1977 年版 第 230 页。

² 鲁迅：《鲁迅日记》（上）选自《鲁迅全集》第 15 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49 页。

泾川	3,000	369	2102	环县	3,000	75,000	十分之七
礼县	90	1,200	6,000	清水	334	1,649	7,890
庄浪	1,000	5,000	十分之四	陇西	7,000	10,000	十分之六
西和	4,000	15,000	十分之七	灵台	1,000	7,000	十分之三
榆中	900	1,200	十分之四	临洮	700	1,000	十分之三
漳县	700	2,000	十分之四	正宁	97	280	1,000
岷县	700	2,000	十分之四	两当	700	5,000	十分之五
阴平	700	2,000	十分之四	武山	322	884	——
渭源	13	380	778	镇原	3,005	3,904	11,840
崇信	900	20,000	十分之三	平凉	2,000	——	——
华亭	42	81	601	兰州	3,000	7,000	十分之三
通渭	28,010人	4万余头	十分之七	临夏	1,000	2,500	十分之一
靖远	31,000	——	——	庄浪	5,300	10,000	十分之四
平凉	3,376	10,000	十分之四	合水	13,392	50,000	八、九万间
临泽	900	6,000	十分之二	静宁	12,447	——	——
会宁	28,070	——	——	天水	4,000	7,000	——
景泰	180	1,000	——				
共计：人口死亡 185026 人，震毙牲畜粗略估计 363400，(部分县死亡牲畜没有							

统计), 震塌 房屋无数

(1)资料来源: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如此强烈的大地震,对灾区人民来说确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究竟有多少人惨遭灭顶,各种材料的统计并不一致。笔者进行多方查找,得到的数据仍然偏小,因为许多穷乡僻壤的人口损失无法统计。但据当时一般通行的说法是二十余万,有关权威性的中、外著作如《中国地震目录》,《饥荒的中国》等即持如此说。而 1921 年 9 月 15 日杨钟健在《晨报》发表的文章《甘肃地震情形》则称:“我所见各县的报告……上死的人加起来。有二十四万六千多人。”华北救灾协会刊发的《救灾周刊》第 18 期兹有《甘肃被震各县灾情略表》,统计甘肃六十二县共震毙二十六万六千一百八十七丁口,伤七万六千六百一十一丁口。震毙牧畜总数为一百七十七万零三百四十头。甘肃震灾救济会在其印行的《甘肃震灾救济会概览》的序言中则云“甘肃地震,全毙人口三十万以上”。据其提供的《甘肃灾情调查表》中有关三十个县的统计,死亡总数即在二十二万零三十四人。因此综合各种材料,通行的死亡二十万人的说法似乎偏小,三十万人之说不为无据。¹

另外这次地震发生在深冬的夜里,北方天气异常寒冷。由于人们都在屋内,死伤更为严重。第二年地震灾区春季又发生瘟疫,至于这场瘟疫导致多少人死亡,由于当时没有统计,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1927 年 4 月 23 日早上 5 点 20 分甘肃又发生了武威、古浪大地震,震中裂度 11 度,震级为 8 级。²这次地震甘肃有 34 个县有损,但河西地区尤甚。地震袭来时,因为在凌晨,人们都在熟睡,所以人口死亡率奇高。“古浪人口仅有 4,000 余,几全部压死,南古浪知事亦全家丧亡,死牲畜 30,000 余头”³;“武威人口 60,000(一说 80,000),‘凉州知事全家压毙’,共计‘压毙人口 35,495 口,牛马羊畜 227,095 头,倒塌村庄 19,399 座,房舍 418,442 间,崩裂田地 7,420 石 1 斗 5 升,约当 123,669 亩,其余不可胜计。’震后‘饿死者又达 3,000 余人之众’”⁴。

在查阅民国时期甘肃灾荒史料,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就是地震和干旱本来应该是互相没有关系的两种灾害冥冥之中好似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¹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49-150 页。

² 《申报》[N] 1927 年 7 月 1 日。

³ 《申报》[N] 1927 年 7 月 1 日。

⁴ 《大公报》[N] 1927 年 9 月 10 日。

1920 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之前是当年春夏秋季的陕、冀、豫、晋、鲁的华北五省（包括甘肃陇东地区）特大旱灾，此旱灾延续到震后 1921 年。

1927 年甘肃古浪、武威大地震之后，于 1927 至 1930 年西北发生了以陕甘为中心，外沿直至整个西北、华北的特大干旱，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民国十八年大旱。

1936 年甘肃省内连续发生三次地震，次年（1937 年）在四川和甘肃发生了特大干旱。

如果以上纯属巧合的话，我们就越出民国这个范围，1879 年甘肃武都、文县发生了震级 8 级，裂度 11 度的强烈大地震，而这之前，从 1876 年到 1879 年，发生了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覆盖面几乎囊括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地区的大面积干旱，造成了近代历史上损失最大的“丁戊奇荒”。

1960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边发生了 7 级地震，1960 年、1961 和 1962 年我国发生大面积干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

所以这绝对不应该是巧合，但至今学界没有对这种灾害联系做出十分合理的解释。

总之，在这多种自然灾害打击下，可以想象民国时期甘肃人民过的是怎样一种凄惨的生活。

二、灾荒的成因探悉

一个地区常年发生灾荒，甚至在一次灾荒中就有数百万人悲惨的死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导致灾荒的因素有很多，但无疑粮食严重供给不足是主因，处于极端饥饿状态下的灾民更无疑是处于绝对贫困的群体。很难想象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饥饿会蔓延至处于此地区的所有群体，尤其是处于金字塔尖的社会上层人物，所以灾荒打击的对象永远是穷人，处于赤贫深渊的穷人。因此灾荒和赤贫也就是和“绝对贫困”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我们分析导致甘肃民众在民国时期处于绝对贫困的自然原因：

（一）自然原因分析：

甘肃在民国时期虽然也有些有别于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新经济，但是这种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微不足道，而且主要集中在兰州等个别城市，在广大的乡村可以说是空白，所以这个时期甘肃整体上仍然属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系统。在这种类型的经济系统中，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薄形平面垦殖生产方式，资源的主要含义是土地，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自然因素具有极强的支配性力量。

虽然甘肃在古代也有富庶的时期，但这早已是历史的云烟，自唐代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甘肃就属于贫瘠的地区。客观而言，从甘肃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和气候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开发活动的因素，概括起来：土地贫瘠，山大沟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质量低劣，气候干旱少雨，降水分布不均，水源缺乏，植被稀疏，地表逐年风蚀沙化，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广大群众生活必然处在贫困状态，而事实也恰恰如此。

1、地形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位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这就决定本地区地貌类型十分复杂。在构造上主要属鄂尔多斯地台、阿拉善—北山地台、祁连褶皱系和西秦岭褶皱系。这样的地形地貌决定了甘肃省各地区的主要特点是东南部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流水侵蚀作用强烈；东、中部大都为黄土覆盖，形

成独特的黄土地形,水土流失严重,其西缘为我国黄土高原的西界,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绿洲与沙漠、戈壁参杂分布,风沙危害侵蚀严重;北部气候干燥,风力剥蚀作用显著,为蒙古高原的西端;西南部地势高耸,气候寒冷,有现代冰川分布,为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如此复杂地貌特征很自然就孕育了有巨大破坏力的自然灾害。

近年来兴起的有关生态环境脆弱带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甘肃多种地貌特征孕育的灾害环境。

所谓生态环境脆弱带,指的是生态环境中凡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和功能体系之间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带或边缘地带。在这种地带中,环境变化频率高,速度快,空间范围广,可被替代的概率大,可以恢复原状的机会小,对于改变界面状态的外力抵抗能力低,因而整个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强,脆弱度高,往往某一环境要素一旦出现波动,整个系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造成灾害。根据这一理论,凡是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也必然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地带。¹

就全国范围而言,我国存在着三个较大的生态环境脆弱带,²不幸的是有两个脆弱带都包含了甘肃。第一就是宁甘川滇梯度联结带,这个地带是高山急剧下落而变为东部相对较低的平原区过渡,这一地带地震、滑坡、泥石流和瞬时的暴雨比较多;第二就是所谓的季风边缘带,在甘肃主要是中、东部,这一地带降雨少,不均且集中,极易发生干旱、冰雹。而且这个边缘带还在某种程度与宁甘川滇梯度联结带叠合,因此就全国而言甘肃也是多种自然灾害打击的重点地区。

甘肃这种独特的地貌特征决定了自然灾害不仅在民国,甚至是在现在和未来也都是生活在此地的人民不得不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2、气候

自给自足的薄形平面垦殖生产方式最大的制约就是水量是否充足,甘肃深处内陆,地形又比较复杂,平均海拔在 1000 米以上,这使得海洋的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较少,全省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因此这是导致甘肃旱灾频仍发生的主要原因。“甘肃苦旱,人所共知。……然就最近(1934 年)调查所得,中部各地雨量约十八寸(兰州全年雨量据实测约只十一寸半),陇东各地雨量约

¹ 牛文元:《生态环境脆弱带的基础判定》[J]《生态学报》1989 年第 2 期。

² 三个环境脆弱带的内容借鉴了赵永国先生 1991 年第 4 期在《灾害学》发表的《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灾害特征的部分研究》一文。

十五寸，陇南各地雨量约二十寸，陇西各地雨量约十六寸。查农田用水每年至少约需三尺之水量，方足敷用。由此可知甘省雨量不足供农田灌溉之用也。”¹

雨量不仅少，而且分配极为不合理。首先是区域分配不合理，甘肃地形狭长，东南季风在秦岭、六盘山、乌鞘岭和祁连山连连受阻，等到河西走廊，季风带来的雨水已经微乎其微，因此甘肃省自东南向西北，雨量呈减少态势。例如在甘南高原地区年间水量可达 500—800 毫米，农业很重要的陇中地区则在 200—600 毫米之间，而甘肃的粮仓河西地区则不足 200 毫米，走廊西部甚至不足 40 毫米，作物全赖灌溉生长。²

其次是降雨的时间分配不合理。甘肃全年的降雨量，百分之六十以上，皆降于 7、8 月，而在保持土壤墒情最重要的时候 1、2 月和春季下种的 3、4 月降雨量仅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30% 左右，降雨量季节不合理可以说是导致甘肃干旱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自民国十六年（1927 年）秋冬二季，雨雪愆期，十七年（1928 年）春耕开始，全省至少有四成田地未能下种，……总计平均收成不满二分。本年（1929 年）春雨不足，又有二三十县小麦青禾大小豆等夏田业经失时”³，而当年的灾荒就特别严重。

3、耕地

据前文所说，甘肃境内地势高亢，高原和山地多，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0% 以上，沙漠、戈壁分布广，尤其是西北部大片沙漠和戈壁，约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14.99%。⁴全省真正能够用作可耕地的面积相对很小，如果仅从耕地这个角度而言，毫不夸张的讲甘肃是典型的地大物“薄”。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稀疏不均的降雨也决定了甘肃全省的耕地整体质量不高，特点是旱涝保收的水田过少，而靠天吃饭的旱地过多。甘肃农业种植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地质多含碱质成分，因此农民耕种的困难，更甚于其他各省。

具体来说甘肃的耕地类型主要有：灌溉地、山坡地、平旱地、高原地、水田、新垦地、沙田、碱地和荒地等。由于耕地类型多种，地价也有巨大不同，从地价上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耕地质量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¹ 安汉：《西北农业考察》[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 3 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年版 第 376 页。

² 参见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甘肃省情·第 1 部》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8 页。

³ 《申报》[N] 1929 年 6 月 26 日。

⁴ 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甘肃省情·第 1 部》[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9 页。

表 4: 1934 年甘肃部分地区地价表

地域	兰州	永登	武威	永昌	山丹	酒泉	临洮	平凉	陇西	天水
灌溉地	150 元 (亩)	40 元	5.3 元		31 元	18 元	60 元	50 元	75 元	70 元
山坡地	15 元	1 元			4 元			8 元		
平旱地	100 元	3 元		0.8 元	20 元		10 元	8.3 元	12 元	20 元
高原地							6.5 元	4 元	4.3 元	10 元
水田			24 元	10 元						
新垦地							3 元	0.8 元		
沙田	25 元							15 元		
碱地						3 元				
荒地						1 元	0.8 元			
备注	费家营、庙摊子、西古城	县城之附近	县城之附近	县城之附近	县城之附近	城东水磨沟	县城之附近	山坡平地旱地为家之查垦在南山	县城之附近	城东、赵家崖子马跑泉一带

资料来源：安汉：《西北农业考察》[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3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年版 第107—108页。

从图中可以得出在同一地区灌溉地和水田的价格远远高于属于旱地类型的耕地,说明水地劳动生产率高,获得农产品丰,而旱地则反之,但是在干旱少雨的甘肃,这样的好地仅占十分之一强。“耕地中可分为水地与旱地两种,水地生产力较早地强,而且每年的收获量丰,为本省最好之耕地,在全省面积中,占百分之十一,……,旱地之中,山坡地最多,约占全省面积百分之六十一。”¹

除此以外,由于政治的黑暗,经济的破产,地力的退化和沙化,甘肃的可耕地面积在民国时期并不是大量增长,而是严重衰退。

我们可以看看 1920 年到 1928 年甘肃耕地面积逐渐缩小的情况(以 1920 年耕地为 100%)。

表 5: 1920 年到 1928 年甘肃耕地面积逐渐缩小的情况

年次	耕地面积	水地损失	旱地损失	损失总数	剩余耕地
1920 年	100%	0.5%	9.5%	10%	90%
1921 年	90%	1%	11%	12%	78%
1922 年	78%	1%	7%	8%	70%
1923 年	70%	1%	8%	9%	61%
1924 年	61%	1%	8%	9%	52%
1925 年	52%	1%	9%	10%	42%
1926 年	42%	0.5%	5.5%	6%	36%
1927 年	36%	0.5%	3.5%	4%	32%
1928 年	32%	0.5%	1.5%	2%	30%

资料来源:参看《新陇》[N] 1930 年卷三,期二 第 68—69 页。

从耕地严重衰退可以得出粮食产量也同时大量减少。而这样的衰退在以后并没有中止,反而愈演愈烈,在 1936 年“(店东)他疲劳而颓丧的对记者谈,这个生活真不容易,从前像洮河两岸的川地,每亩值钱二百元,现在二十元也没有人要。”²

任何产业的持续发展,都必须依赖资本原始积累的不断增长,传统农业也不例外。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理论,规模扩大的资本生产必须要有不断增加的追加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只能维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民国时期甘肃的传统农

¹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1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435—436 页。

²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4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74 页。

业没有能力投入发展,反而由于各种原因大幅度衰退,产量必然降低,农民的生活也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甘肃在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农业生产的近代化因素,完全将之忽视显然有悖于事实,但这样的近代化农业尽管昭示了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但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因为这种改良最初只是由民间在个别地区点滴的进行,而且真正取得效果还是在抗战期间。何况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也只能在局部地区产生显著的增产效应,对全局而言,则收效甚微。

传统农业严重衰退,现代农业影响微乎其微,以这样的生产方式为主的农民的生活境况必然严重贫困。

4、交通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尔·森归纳了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所能够合法得到劳动产品的四种权利关系:

- (1) 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愿交易所得到的东西;
- (2) 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用来的资源所生产的东西;
- (3) 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
- (4) 继承和转移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是合法的。¹

阿马蒂尔·森的获得劳动产品的权利关系的分析对研究民国时期甘肃的灾荒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在民国时期,普通老百姓,尤其是随时面临灾荒打击的人们合法的能够获得劳动产品的权利也只有这些,其中权利(2)和权利(4)对民众影响是微乎其微。因为很难想象处于赤贫的人能有厂房、大量优质的土地等资源,他们更不可能雇佣其他的劳动者来榨取剩余价值;其次作为整体的处于绝对贫困的人们也很难得到继承的或别人无偿赠予的财富。所以权利(1)和权利(3)对于民众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权利(3)在上文分析过,以下着重分析权利(1)。

粮食贸易的基本条件是粮食在某一地区的销售价格要高于别的地区的生产成本和本地区运往销售区的交通成本之和。在以畜力为主的旧式交通条件下,由于交通成本十分昂贵,中远途粮食的商业贸易常常是无利可图的,因此自古有谚“千里不贩粮”。

¹ [印度]阿马蒂尔·森:《贫困与灾荒》[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第6—7页。

正因为如此，甘肃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甘肃四邻各省皆无济粮可能，……甘肃食粮生产丰年有余，歉年不足，丰歉求平”¹。而通往省外的第一条现代公路—西兰公路直到1935年5月才建成通车，且路况质量非常差，“西兰公路之现状，颇难令人满意，从旅客中，流出两种口号，对路曰‘稀烂公路’，对车曰‘气车’。盖谓路既不好。而凡坐车者无不生气也”²。运人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运送大宗的粮食是多么艰难，成本又何等高昂。

省内的交通也不景气。近现代运输的主要动脉铁路在民国中前期根本没有，直到1945年12月宝天铁路才基本修成，在甘肃境内只有葡萄园至天水段，仅长46.1公里。而且这段铁路质量低劣，当时曾有“宝天段，瞎胡闹，不塌方，就掉道。”³公路交通同样也是十分落后，除了上述所说的西兰公路外，直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又修建了10多条干线公路，这些公路同样质量低劣，甚至到了雨天就无法通行。在山高沟深的地区，例如陇南，人们仍然沿用古老的交通方式行路，与外界商品交易十分困难。

国民经济上，因为运输艰阻，有无不能相通，供求不能调节。这在民国时期的甘肃社会特别吃亏。歉收诚有“粒食维艰”的恐怖，丰收也有“谷贱伤农”的痛苦。

对比下列两张表：

表6：1929年甘肃部分地区粮食价格表

县名	价格	县名	价格	县名	价格
正宁	斗麦 10 元	镇原	斗麦 10 余元	平凉	斗麦 12 元
灵台	斗麦 13 元	天水	斗麦 13 元	康县	斗麦 9 元
徽县	银一元，买麦升许（约斗麦 10 元）	兰州	粮 每 斗 洋 27 元	靖远	斗麦 10 元，杂粮 8 元

资料来源：袁林：《西北灾荒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26—1732 页。

¹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1 卷[Z] 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496 页。

²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4 卷[Z] 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117 页。

³ 参见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甘肃省情·第 1 部》[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34 页。

表 7: 1935 年甘肃部分地区粮食价格表

县名	价格	县名	价格
平凉	小麦每斗 0.5 元,米谷每斗 0.2 元,杂粮每斗 0.24 元	兰州	稻米每斗 10 元,小麦每斗 4 至 5 元,谷子每斗 2.5 元
张掖	白米每斗 1.5 元,小麦每斗 1.3 元,大麦每斗 0.9 元	敦煌	大麦 0.9—1.2 元,小麦 0.8—1 元

资料来源:高良佐:《西北随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4、29—30、49、114、152 页。

1929 年是灾荒之年,甘肃很多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价格十分高昂,本应有商人为之趋之若鹜,可就是这样还是很难买到粮食。“如 1929 年(民国十八年),河西各县因靠祁连山雪水灌溉,也有存粮,但只能用牛车向兰州运送,日行数十华里,缓不济急”。¹

而 1935 年,甘肃本年自然灾害较少,粮食获得比较满意的收成,但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粮食一年一度的不值钱,而开销一年比一年大。种庄稼能赚下自己吃的粮食,就算是上等,大多数是赔了人工,赔了辛苦,赔了肥料,结果还增加了自己的债务。”²

这种情况还间接鼓励了乡村高利贷和鸦片种植与贸易的盛行³,这些不利的情况合力将农民拉到绝对贫困这个无底的深渊。

恶劣的自然和甘肃民众贫困化不可避免的背景,而不堪的社会因素则又为民众的赤贫化套上了层层无形的枷锁。

其次我们分析导致甘肃民众在民国时期处于绝对贫困的社会原因:

(二) 社会原因分析

1、中央政府职能的缺失

甘肃在财政上历来很难自给,自清代就受到中央的财政补贴,当时称为“协

¹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 年.第 13 页。

²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4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74 页。

³ 粮价的急剧变动会摧毁灾区的社会经济,严重增加农民的债务,这恰好是乡村高利贷最活跃的时期;鸦片中长途运输的利润远远高于粮食等其他农产品,农民愿意种,商人则更愿意贩卖。

饷”，就是在中央的调度下，从东南地区税收富裕的省调济拨款来协助甘肃省的行政和军事费用。协饷对于甘肃行政运作意义非常重大，“甘肃为著名瘠省，丁粮厘税统计每年收入银不过百余万两，向赖各省协饷百余万以济之。”¹

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名为一个统一国家，实质上已经四分五裂，全国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央政令无法行使，协饷来源自然也就断绝了，而甘肃的地方财政还要运作，因此民国初年以后甘肃财政就出现捉襟见肘的艰难状况，“甘肃财政向为协饷省份，在前清末年，政府每年对甘肃协饷在二百万两以上，民国元年协饷中断，冯焕章治西北时甘省财政已不可维持。”²没有了中央的支持，政府还要正常运作，所以历届甘肃的首脑人物为了扩大税源，绞尽脑汁，而羊毛又只能出在羊身上，最终的财政负担必然落在甘肃的广大群众身上。这种状况直至1932年蒋系实力进入甘肃以后才稍微有些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又接踵而至，为了保障全民族的抗战能够顺利进行，中央政府对抗战的大后方甘肃进行过一定的财政支援，但由于是战时经济，虽有一定的经济效果，但弊端也很明显。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三年的解放战争。可以说在整个民国时期，从财政而言，甘肃得到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严重不足，而这其中的空缺必然只能由甘肃民众弥补，这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地方政府运用一切可能的超经济的掠夺手段来剥削普通民众。何炳棣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评价：“如果说农民在晚清的赋税负担已经很重，那么他们在民国初年的境遇可能更糟。晚清的财政体制再腐化，也还是大致以传统的税额和量入为出的原则为基础，民国初年的军阀肆无忌惮，完全是无耻的勒索者。尽人皆知，他们几乎随意加征捐税并增加新的捐税，且经常预征地税。”³

民国初建，甘肃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与晚清相比地方政治还要黑暗。“满清时代虽腐化，吏治上能统一，皆负有相当责任。偏鄙省区之吏，苟有不法行为，一经弹劾或人民告发，无不栗栗畏惧。今日甘肃则不然，官吏相互庇护，共同剥削民众，无人司弹劾之责。”⁴不仅如此，“今日甘肃之政局，可谓暗无天日，较诸满清时代，殆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衰微时代，故多赃吏，但赃则赃矣，不见其恶；以言今日执甘肃政者，则既赃且恶，其措施之残忍，闻着酸鼻。”⁵这种

¹ 阳秋：《甘乱杂志》[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3卷[Z] 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第269页。

² 《陕甘调查记》[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9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年版 第204页。

³ [美]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版 第254页。

⁴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40页。

⁵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40页。

来自中央的监管能力缺失,必然加重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腐败必然会危害民众的切身利益,这对于已经在贫困边缘上挣扎的甘肃老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2、不断的战争

毫不夸张地讲,近代中国近 11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内外战争史,而 38 年的民国史则是这段战争史的高潮阶段。全国如此,甘肃也很难幸免,大致列举就有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光绪年间的河湟事变,辛亥年间的甘军东征,袁世凯时期的白朗起义,20 年代冯玉祥国民军入甘与马仲英事件,30 年代的孙马大战,30 年代中期河西围剿红军,随后就是全民族的抗战及解放战争。很难想象在这样动荡的条件下能够有致力发展经济的环境,同时也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的民众过的是怎样一种悲惨生活。

首先战争本身就对经济有极大的破坏力。往往一场战争就将战区多年积累的资本和人力存量破坏的损失殆尽,这样残酷的例子不胜枚举,“(1930 年)农历四月初八,东城角匪部架起云梯,有一名匪徒以厉鬼姿态,带头爬城。他赤身露体,腰间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口角咬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钢刀,端起手枪,向城上冲杀。”¹结果这一天,“事后调查,光这一天(四月初八),天水市民被难者达四千七百余。”²在此之后的礼县,同样遭到屠城的悲惨命运,(1930 年闰六月初十)这次屠城(甘肃礼县),据不完全统计,死伤六千余人(一说七千余人),因而断炊绝户者亦属不少,至青年妇女被掠为妻妾者,为数更多。”³

其次,军队在行进和准备过程上,对农业破坏十分巨大,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在行进中的和靠土地供养的军队,可以夺取猪、家禽、蔬菜、水果和农民的口食来食,可以征集牲口和壮丁运送给养。失去了牲畜,农田就失去了肥料,肥料缺损,为了维持以前的肥力水平就迫使农民减少种植面积,所以导致粮食大量减产,耕地面积下降使得农民开始只生产家庭消费的用粮,这样农民生活就更加赤贫化,如遇天灾,饥荒就在所难免。即使饥荒已经十分严重,军阀们也不会管人民的死活,仍然进行大力搜刮。

再次,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的军队本身不事生产,全靠地方供养,这本身就

¹ 周季蒨:《马廷贤部暴行目睹记》[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年版.第 173 页。

² 贾琴怡:《马廷贤攻陷天水见闻》[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年版.第 172 页。

³ 赵挺举:《马廷贤部屠礼县追记》[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年版.第 117 页。

是巨大的负担,再者军队又是军阀们安家立命的根本,如果军队愈加庞大,拥有着这支军队的军阀就有更大的地盘,就能获得更多的赋税,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和其他军阀角逐,而一旦自己的军队被其他军阀消灭,自己以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将会成为过眼云烟,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不能保全,所以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军阀控制的军队对地方有极大的掠夺性。“庆阳一县,从前每年收入不过四万余元,而现每年支应军费在十二万元以上!”¹

政治倾向反动的军阀残酷的掠夺地方经济,可是政治倾向比较开明的军阀也是如此。冯玉祥五原誓师时,恰值南口新政,大军云集内蒙西部和宁夏,处境极端艰难,而当时陕西尚处于刘镇华、吴新田的控制下,国民军联军的补充和进军陕西的大军供应主要靠地瘠民贫的甘肃。“据统计,1926年甘肃实收445.54万多元,实支498.78万多元,其中军费实支347.46万多元;1927年实收771.57万多元,实支755.07万多元,其中军费实支521.68万多元;1928年实收1280.31万多元,实支1329.34万多元,其中军费实支1039.78万多元。”²1927年与1928年相对比,一年之间,实收激增508万多元,实支激增574万多元,军费实支激增518万多元,收入的绝大多数都用于军费开支,而对于经济和社会保障的费用则寥寥无几。

对此,甘肃的有识之士早有评价,“冯军入甘过程中,军队全由地方供应,人民生活极为穷困,第一粮款太重,第二勒要壮丁,第三逼起河州事变,第四讨蒋大军东调拉夫搜畜,运送辎重,第五天旱大饥。因此甘肃人民遇到了亘古未有的天灾人祸。人民死伤无数,竟无人救济和过问。”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农村破敝、残破不堪,与军阀的超经济掠夺不无关系,接下来的全民族抗战,甘肃虽然是后方,但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甘肃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结束后又是三年的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战争这一梦魇才远离了甘肃民众。

3、残酷的苛政

《礼记·檀弓》载孔子云:“苛政猛于虎”,可是在孔子时代后的两千多年的民国时期的甘肃仍然没有逃脱苛政这一历史的漩涡,反而愈演愈烈。首先看一下

¹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版第1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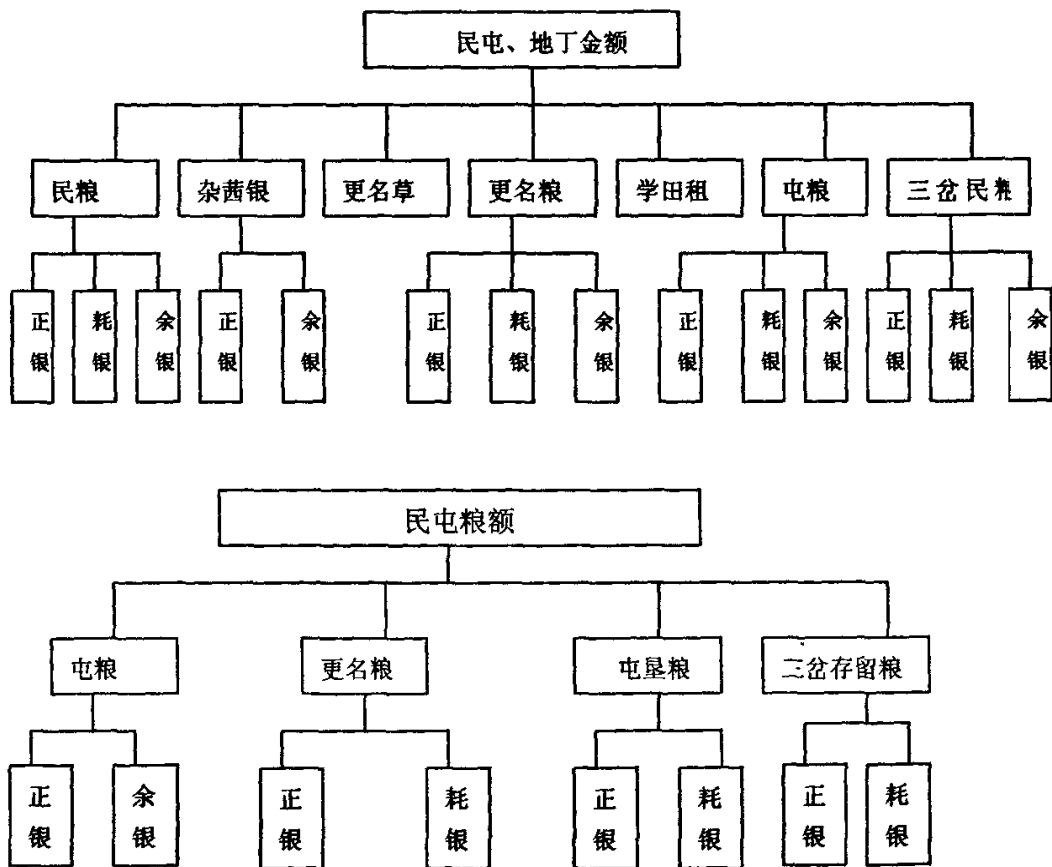
² 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M]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³ 闵铸九:《洪帮在甘肃的活动》[A]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54页。

处于民国中期 30 年代甘肃各方面来说相对比较好的时期农民应该缴纳的赋税和税捐¹：

赋税

甲：正供



附加粮款：1、办公费 2、警察费 3、里老规费 4、屯折盈余 5、地丁盈余 6、丁粮串票 7、土粮 8、二五斗面粮

乙：税捐

国家税：1、百货 2、烟酒 3、印花 4、契税 5、当税 6、牙税 7、磨税

陋规：1、契税规费 2、牙税规费 3、磨课规费 4、倒税票价 5、烤房季规 6、

¹ 以下内容均出自《陕甘调查记》[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9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 第207页。

黄酒行李规 7、铺捐

省税：1、契纸税 2、畜税 3、善后税 4、官膏税

地方税：1、布斗佣 2、木佣 3、羊皮集佣 4、车佣 5、秤佣 6、担头税

临时捐：1、烟亩款 2、懒务款 3、地亩款 4、官骡价 5、采买价 6、雇兵价 7、马价 8、营房费 9、柴炭价 10、检验费 11、门牌费

据安汉在 1935 年考察甘肃时，对当时甘肃的苛捐杂税做的大致统计：

1、地丁附加 2、粮草折价（又名折色粮）3、驼捐 4、本色粮 5、持种消费 6、畜捐 7、税契（各种契约）8、当税 9、乱地税 10、茶课 11、牙税（各种行运）12、磨税 13、屠宰税 14、烟亩附加 15、烟亩捐 16、禁烟款 17、烟酒税 18、印花税 19、义务捐 20、盐税 21、保运税 22、各县府经费 23、各县府临时费 24、建设费 25、实业税 26、教育费 27、自治费 28、警察税 29、招待费 30、催款委员会 31、司法税 32、保卫团经费 33、鸦片坐销税

以上捐赋名称，甘肃计三十三种，以甘肃财政厅全年（1934 年）收入一千三百一十三万余元，以该省人口六十八万平均之（原文有误，应六百万），则每人须负担国币以上，若八口之众须至十六七元。¹

从上即可以得知，在民国时期生活已经入不敷出的甘肃农民还要交如此繁多的苛捐杂税，怎么能不赤贫化！

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不在于从一大堆历史文献中筛选出一些史料证实历史上曾有的巨大的缺陷来映衬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更不能用过去的错误来论证我们现在的正确和高明，而在于告诉人们：我们的前辈曾在盲目的状态中犯过什么样的历史错误，我们应怎样才能避免重复他们的覆辙。而这恰恰是历史对于人类之所有永恒的魅力秘密所在。

首先，如上所述，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对甘肃财政进行转移支付以及战争的需要，这迫使甘肃的地方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去扩大税源，而这只能从民众身上盘剥。就比如“田赋”一项，清朝时期，尚有定额，全省地丁银每年额收库平银 60 万两左右，所有一五耗羨及药味等其他等杂项款早并入地丁项下附带征收。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皖系军阀张广建掌控甘肃，由于协饷断绝，还要扩充军备来威慑甘肃地方实力派，经费出现严重亏空，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张广建从 1916 年起，就将一五耗羨及药味等杂项又在田赋下重新附带征收，每正银一

¹ 安汉：《西北农业考察》[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 3 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年版 第 238 页。

两征收库平银一两七钱，又按照地丁银每两附收经费五分，所以此时甘肃田赋银一两两又加银一两七钱五分，按照老库平收款，合当时“法币”四元左右。此外又附加警察费、教育费、烟亩罚款和军费杂项等，于是在满清时期交银一两者，到了民国 1916 年以后要交四十余元，人民的负担就差不多增加了近 10 倍。这在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有详细记载“田赋，此为国家正供，……清因旧制，永不加赋。国体改革，擅自增加，甘肃银粮一两加银一两七钱五分，合法币四元。强附加警察费、教育费、烟亩罚款、军费、杂项……前清纳银一两者，今则四十余元。”¹

在民国时期甘肃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车轮，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张广建开了征收苛捐杂税的先例，以后继任的陆洪涛、刘郁芬等人不仅没有禁绝，反而征收更加猖獗。由于收入不足的政府用税收的形式掠走了来自民众苦苦积累的有限资本，资本积累受到抑制，经济总量越来越小，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苦，恶性循环直至赤贫。

其次、吏治腐败，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在北洋军阀时期，当时国内“联省自治”的口号高唱入云，目的是防止军阀战争，保护乡梓，但是甘肃则大唱反调，因为民国时期甘肃由于经济落后进而导致教育落后，真正的有知识、有眼光的人才极为缺乏，不能掌控地方政权，政权权力多由外人窃柄。例如甘肃历任最高政府首脑的来源：张广建，安徽合肥人；陆洪涛，江苏铜山人；刘郁芬，河北清苑人；孙连仲，河北献县人；邵力子，浙江绍兴人；朱绍良，福建福州人；谷正伦，贵州安顺人；郭寄嶠，安徽合肥人。当时有识之士对此就有精辟的评价：“甘肃人民忙碌于饭碗问题，无暇顾及知识上之发展，因之人才极形缺乏，不能操纵地方政权，致政权旁落他方人掌握中。又因地面出产有限，交通不便，他方人才多不愿过于牺牲，远道而来，致肯来甘肃者多属次等人才。而此辈来时，又感于行路艰难，即有数分热诚，亦多半消失于道尘店垢时期中，能坚持到底者极少，不免行装未卸前即已决定剥削主义。只期及早东旋安享。既为次等人才，又吃剥削主义，地瘠民困之甘肃将何以堪！”²

外省官员已经使百姓不堪，本省乡吏却也一样黑暗。“表面上，我们只看到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在事实上，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

¹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2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251 页。

²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0 页。

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¹可是到了民国，原有的带有温情面纱的乡绅与农民的关系逐渐变得越来越对立，乡绅往往撕破原有温情的面纱，竭尽所能的盘剥普通农民，原因有二：一是原有的乡绅组成发生巨大的变化，“民国以后，战乱相继，统一不成，军人官吏之徒劫掠民财，大者拥有数千万之富，中小者也有数十万或数百万。反之，农民则因战乱和诛求而日益疲弊，乘此机会，官吏军人，都收买土地，纷纷的变成了大小地主。这些军人官吏的退职的和他们的子孙，都也成了军阀官僚阶级的地主，这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²另一个原因则是科举制废除对乡村的不良后果，“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成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的‘土豪劣绅’，结果是‘劣绅’及其伴随的‘土豪’、‘地棍’、‘土劣’等用语日渐普及，从一‘独夫’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混治。”³正因为此，甘肃乡间的苛政日益残酷也不足为怪了，“军人与贪污土劣相结为恶，无限度的剥削农民，环县合水保安一带，……往往一担柿子，通过街道，全担柿子之本价，或不及此数。”⁴

如此苛政，民众只能在贫困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4、烟毒的弥漫

民国时期，陇烟甘土在全国声名远扬，烟毒对于甘肃而言是极大一个弊病。如前文所述甘肃优质耕地不足，但在民国时期这些最好的耕地并不是去种植粮食等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作物，而是去种植鸦片，“最可痛心者，是渭水两岸这样平坦富饶的川地，农民竟被政治经济种种力量，逼得遍种鸦片！”⁵可以讲自民国以来，甘肃虽然发生了多次以大规模人口死亡的严重饥饿为表征的饥荒，但是与之同时甘肃长期粮食不足导致的饥饿的情形更是非常普遍。其中鸦片广泛种植是很重要一个原因。

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鸦片在甘肃的泛滥以及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都痛心疾

¹ 费孝通：《双轨政治》[M]《费孝通选集》[Z]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² [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³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⁴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版第135页。

⁵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版第146页。

首,“鸦片于甘肃除种种普通祸患外,更有剥夺民食之罪戾。……欲解决甘肃民食问题,第一步在铲除鸦片之种植。”¹但是鸦片却在民国时期的甘肃无论从种植规模还是民众吸食普遍性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顶峰,这对依靠土地生存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剧,同时也是导致甘肃民国时期灾荒连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民国初年,鸦片种植在甘肃很少,由于在满清后期,受到国际上的舆论压力,清政府实行了比较严厉的禁烟政策,并且获得不错的成效。“总督长庚……会同咨议局派员改易服装,赴各州县一一查勘,实无一株半苗。”²张广建督甘七年,虽然大肆摊派苛捐杂税,但是对于鸦片会挤占民食认识很清楚,所以严厉禁止种植鸦片,慕寿祺先生也承认这一点,“张广建到甘以来,惟禁种罂粟一事实求是。”³但是陆洪涛上台以后,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以威慑其他的地方军阀,为了加强实力,除继续摊派苛捐杂税,又把眼光盯到了鸦片,从此鸦片泛滥于甘肃,继他之后的甘肃历届政府均将鸦片作为极重要的财源,可悲的是鸦片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此项收入在民十四(1925年)以前,宁青尚未划分之时,年收入七百余万元,民十五六年改为清乡费,年收入五百余万元,十九年(1930年)改为烟亩罚款,年收入四百余万元,鸦片税之收入,不可谓不巨也。”⁴正由于鸦片对甘肃财政如此重要,甘肃地方政府怎会舍得放弃,甚至对全国的禁烟政策千方百计地抵制。

其次,相对其它农业作物,种植鸦片本身就有较高的利润,这也使得本来十分贫苦的农民愿意去种植鸦片,因为满清后期实施禁烟政策,“(1911年)张掖农民反对铲烟”⁵,三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也在甘肃实施禁烟政策,在很多地方也出现民众集体反对铲烟的事件,有的时候甚至民众用武力对抗禁烟,民众对鸦片往往不得已会陷入一种“囚徒的困境”⁶,这种经济理性也不自觉的驱使农民去种植鸦片。

再次,鸦片是毒品,吸鸦片会上瘾,一旦上瘾,很难戒除。在民国时期,受

¹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0 页。

²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2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195 页。

³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2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247 页。

⁴ 《陕甘调查记》[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 9 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年版 第 213 页。

⁵ 侍建华:《甘肃近代农业发展史事纪要》[J] 古今农业 2001 (1)

⁶ 具体解释:鸦片市场是流通的,鸦片种植则是私有的,当鸦片供给越来越少时,这种禁种鸦片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增加鸦片种植面积,会增加单个农户的收入,但当每个农户都这样做的话,农田就会被鸦片挤占,粮食产量会大量减少,从而降低抵御灾荒的能力。不过就单个农户而言,这种损失比他增加鸦片种植面积所得到的收益要小得多。

到鸦片折磨得不只是单纯的吸毒者,因为要受到鸦片的影响,人们不一定非要成为主动吸食者,被动吸收也大有可能,“收割鸦片……只能手工操作,几个世纪以来,收获鸦片的方法几乎没改变,都是一个一个采集蒴果液汁,……这使农民们对他们的作物上瘾。”¹所以种植鸦片的农民绝大多数是瘾君子,可悲的是,吸鸦片竟然成为甘肃的一项重要待客风俗,“几家家有烟,户户存枪,亲戚往来,朋友应酬,皆以烟敬客,否则视为不近人情者,因此之故,不吸者为往来酬酢,初勉强吸食,而终成为烟瘾。”²

最后,鸦片是弥补甘肃地区贸易逆差的最重要的商品。“甘肃既是无工业基础的省份,所以民生日常必需品中的糖和纸,须靠四川供给,棉花与布匹,须靠陕、豫、鄂等省供给,砖茶则仰给于湖南,其他各种洋杂货过去一向是由天津运来的。”³所以,“甘肃全省贸易输入多输出少,每年入超达四千万元以上”,‘长期的地区贸易逆差对甘肃的经济影响极大,相当于又一把枷锁套在甘肃民众脖子上,而对甘肃这样落后地区弥补这种逆差最有力的经济武器就是鸦片,“盖甘省交通不便,运费昂贵,惟鸦片质轻价高,始能向外输出,故未有良好补求办法以前,甘肃禁烟,实亦不易言也。”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鸦片对甘肃民众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巨大危害,虽然暂时能解决点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只会更快的致使民众贫困,天如有不测,饥荒必然继起。

5、高利贷无尽的盘剥

甘肃的自然环境本来已是十分恶劣,在民国年间又没有全盘的经济开发计划,则其困苦就在意料之中,而农村经济的全盘破产,虽然原因种类很多,但是高利贷普遍流行则是其中危害最大的一种。

在中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的官方利率规定在月利3%左右。民国建立之初,仍复如此。⁵但是民国时期甘肃民间的高利贷利率则远远高于此数:

表8:民国三十年代甘肃部分地区的高利贷利率表:

¹ [美]马丁·布思:《鸦片史》[M] 海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7页。

² 《陕甘调查记》[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9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年版 第213页。

³ 徐旭:《西北建设论》[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2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年版 第377页。

⁴ 高良佐:《西北随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53页。

⁵ 高良佐:《西北随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53页。

⁶ 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0页。

地域	每月利率	由春至秋粮债利率	其他
平凉	十分至十二分	春借一斗，秋还斗半	
皋兰	二分至五分		有以复利计算
临洮	十分至十五分		
洮沙	十分		
古浪	三分至五分		
山丹	三十分	春借一斗秋还五斗	有借本一元年还五十元
天水	十分		有借一元年还三十元者
酒泉	五分至十分	春借一斗秋还斗半	

- 1、资料来源：安汉：《西北农业考察》[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3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 第115页。
- 2、复利：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利滚利”，有些地区也称“驴打滚”也就是指这一期的利息在下一期时自动转为本金。

从这张图表可见看出甘肃高利贷的两个特点：一是甘肃民间的高利贷远远高于官方规定的月利水平，二是越偏僻的地方高利贷利率则越高。

首先分析民国时期农民的借贷用途，就是农民借钱干什么用。借贷用途若用于生产经营，当属于开发性借贷；若由于生活困难和意外事故，则属于维持性或消费性借贷。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曾指出，“农民只可能有‘饥寒交迫’的消费的借入，而不可能有‘整暇’的生产的借入。”¹全国如此，甘肃也不例外。安汉在三十年代对高利贷的作用也做了评价：“农民生活困苦，大灾期间，出卖或抵押其全部生产工具及田地，以维持其极低之生活，今年旱灾稍减，多数农民要向商人或地主赎回生产资料，则必须借贷。”²而借贷则只能从乡间高利贷借，资金的持有者通过高利率的经济手段就轻易的将民众推向赤贫化的深渊。

¹ 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M] 生活书店 1936年版 第279页。

² 安汉著：《西北农业考察》[M] 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3卷[Z]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 第114页。

高利贷的普遍流行适应了农民生活生产的部分合理需求，也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农民暂时度过难关，但这仍属于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它不仅占有剩余劳动，还占有必要劳动，所以这种合理是畸形的合理。高利贷不间断的占有农民的必要劳动，农民缺损的必要劳动经年累月不断叠加，最终使得农民越来越难以维持日常生活，这最终必然会将农民推向赤贫化的边缘。

三、灾荒对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危害和影响

灾荒对民国时期的甘肃社会的危害和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主要体现在：灾民在饥荒下的悲惨生活；导致了劳动力激减与农村土地荒废；以及衍生出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等等。

（一）灾荒打击下的饥民

从上述分析可知，导致灾荒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最终后果却是很清晰，首先就是贫困，尤其是绝对贫困。我们可以从一张当时的生活水平概况表看一下当时甘肃人民的平均生活什么样的境地：

表 9：四百人平均生活概况表

生活品类	说明	用者之平均人数	用者之平均次数	用量及价值
糜子	作粥吃	全体	一日二次	每人每日约费半分有奇
小米	作粥吃	十分之一	三日一次	每次约费二分
面条	食料	十分之一	三日一次	每次约费四分
馒头	食料	十分之一	三日一次	每次约费四分
胡麻油	点灯及吃	全体	每日一次	每日共费约一分
盐	食料	全体	每日一次	每次四人约费半分
醋	食料	半数	十日一次	每次四人约费半分
青菜	食料	全体	二十日一次	每次每人约费一分
野菜	食料	半数	二十日一次	自相田野采取
水果	食料	十分之一	三十日一次	每次每人约费二分
小吃	食料	五分之一	五日一次	每次约费二分
粗布衣	作冬夏衣用	全体	每年一套	每套约值一元
棉	作冬衣用	半数	二年一次作袄裤用	每次约费五角
毛	作冬衣用	半数	二年一次作袄裤	每次约费五角

			用	
皮	作冬衣用	半数	二年一次作袄裤用	每次约费二元
丝类	做衣服用	二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约费一元
鸦片	耗用	六分之一	每日二次	每次约费五分
装饰品	装饰及卫生用品	三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约费一元半
知识品	增长知识用品	二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约费二元

资料来源：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 页。

这张表是刘文海先生在 1929 年在甘肃酒泉县对一百个家庭，共约 400 余人做的社会调查表，对这张表在甘肃全境的代表性，刘文海先生有如下评论：“吾人虽不能谓酒泉居民之生活情形可以代表全陇，但除陇南一区外，其他各处情形实无甚悬殊。陇南（指天水及其以南地区）比较富庶，文化亦较为发达，但近年因天灾人祸，致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反络绎不绝逃向陇西（同前，指河西）谋生。归纳之，全陇经济生活情形，实大概相同。”¹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五种：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反观表 10，当时甘肃居民的需要基本上都属于低级需要，也就是生理需要，而关于高级需要的生活用品可能只有“装饰品”和“知识品”两类，这也仅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处于当地社会阶层的金字塔尖的富人才拥有，而每日只能靠糜子稀粥和野菜维持生命的人（连小吃²也买不起）则占总体的五分之四，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当时甘肃约五分之四的民众时时遭受饥荒的侵袭，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大致相差不远。

从这张表还可以看出，就是剩下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其实也并不是多么富裕，很多人充其量也只是勉强能吃饱饭，并没有近代生活意义上的奢侈品，这说

¹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

² 小吃：刘文海先生对此形容“居民中比较多用小吃，乃因一部分人民穷难举炊，借此苟活。”（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从“苟活”一词可以看出这种食物的恶劣程度。

明甘肃整体地区经济是非常落后,人民是非常疾苦的。严重灾荒首先影响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最贫困的人口,他们不仅没有财产,而且存在着长期的营养不良,在灾荒最初的几个月,正是这些人时时处于即将饿死的危险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储备日益减少,粮价上涨,不同阶层的人从赤贫开始,到次贫困者,再到本身不属于贫困的阶层,可能会一个一个相继跌入赤贫的深渊,最终被灾荒吞噬。如果灾荒持续更长时间,甚至连富裕的阶层也会受到影响。

在甘肃民国时期的灾荒史料中,灾民遭受的苦难故事可谓是数不胜数,仅举一例,可见一斑:“入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到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苍蝇结群,生蛆满嘴、满鼻、满眼,蝇蛆蠕动吸食,而饥民难熬而无力翻动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穗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生吃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涨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爬在尸体胸前吃奶者。”¹

其实,甘肃在民国时期发生大规模死人的饥荒毕竟还是少数,常有的是由于贫困所引起的营养不良,而营养不良又是很多致命疾病的诱因,我经常在想,饥荒导致的大规模的死亡记录可以统计,也足以令人震撼,但事实上,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病、残、死亡则比饥荒导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灾荒和贫困互为因果,过度贫困会导致灾荒,同样灾荒也会将民众变得越来越贫困,而在贫困与灾荒轮流折磨下的灾民则只能痛苦的、苟延残喘的生活下去。

(二) 灾荒导致的人口停滞不前和土地荒废

一个地区从前现代²进步到现代,单从经济上而言,主要因素无非是资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有效结合,其中人力资源,也就是人的质量和数量无疑是最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对此评价道:“经济发

¹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58页。

² 对前现代与现代化的解释主要在社会学领域中,在社会学的话语里,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主要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上,前现代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在精神思想上人在前现代社会中对自然力量持敬畏和服从态度,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上升为自然过程的控制者;对人的尊重而言,前现代文化以敬畏和服从天道、神道、自然之道为使命,现代文化则将人推向中心地位,等等。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与前现代具有根本区别,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公论,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分析。

展主要取决于大量高素质的人，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¹所以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频发的灾荒无疑是一大障碍，因为在民国时期，灾荒使农村经济残破，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质量，得不到教育，劳动力的素质就没办法提高，更可悲的是灾荒导致的人口停滞不前从根本上摧毁了甘肃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每经一次大灾，农村经济无不随之破产，人民死亡为数巨万。……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流为盗匪，其死于饥荒者，则尸骨任其狼藉，无人掩埋，内臭血腥，酿为大疫；其流为匪者，则杀人越货，凶残暴戾，愈趋愈烈，故西北每经一次大旱之后，千人中仅获一二子遗，而此一二子遗，不死于疫，即死于匪。”²人的数量都无法保证，何谈发展经济？

表 10：甘肃在近代不同时期人口统计表

统计者或估计者	统计或估计时期	人口数
清会典	清道光 25 年（1846 年）	15, 193, 125 人
民政部	清光绪 28 年（1903 年）	10, 385, 376 人
民政部	宣统元年（1908 年）	907, 940 人
内政部	民元年（1912 年）	986, 940 人
甘省内政部	民 7 年（1918 年）	6, 370, 000 人
中华续行委办会	民 7 至 8 年	6, 083, 565 人
邮政局	民 8 至 9 年	5, 927, 997 人
甘省内务部	民 10 年（1921 年）	9, 500, 000 人
内政部	民 12 年（1923 年）	1, 169, 596 人
农商部	——	5, 173, 237 人
邮政局	民 14 年（1925 年）	7, 422, 816 人
内政部	民 17 年（1928 年）	6, 281, 286 人
内政部	民 21 年（1932 年）	5, 977, 000 人
日本东京经济研究所	——	7, 000, 000 人
甘肃省府	民 22 年（1933 年）	5, 531, 416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24 年（1935 年）	6, 678, 685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25 年（1936 年）	6, 609, 694 人

¹ [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J]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八辑）[Z]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² 秦孝仪：《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A] 革命文献·第 90 辑[Z]（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2 年 3 月版，第 235 页

甘肃省财政厅	民 26 年 (1937 年)	6, 156, 192 人
甘肃省财政厅	民 28 年 (1939 年)	6, 157, 199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29 年 (1940 年)	6, 202, 504 人
甘肃省民政厅 (合水、环县除外)	民 30 年 (1941 年)	6, 269, 380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31 年 (1942 年)	6, 297, 034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32 年 (1943 年)	6, 514, 465 人
甘肃省民政厅	民 33 年 (1944 年)	6, 528, 726 人

(1) 资料来源: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0 卷[Z]兰州: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407-409 页。

(2) 1928 年前的统计是甘肃、宁夏、青海未分治时的数字, 而这之后是分治后的甘肃人口统计数字。

由于统计部门繁杂, 统计方法不一, 甘肃在近代的统计人口数在历年很不一致, 但是总的一个情况是在整个民国时期甘肃人口是停滞不前的, 也就是在 600 万这个数字上下徘徊, 远远低于近代甘肃人口极盛时期的道光 25 年, 而此时恰恰就是灾荒使得农村经济残破, 民众逐渐赤贫化的一个频发时期, 很难不去想象灾荒和人口停滞没有关系。

其次, 从全国来看, 尽管民国时代内忧外患, 国无宁日, 大规模灾荒也数不胜数, “但令人惊讶的是人口总数除……有短期下降外居然不断上升, 38 年之间竟然增加 1 亿多人”¹。吴承明先生通过研究也得出自 1913 年始, 人口由 4.38 亿上升到 1923 年的 4.45 亿, 到 1933 年 4.50 亿到 1943 年为 4.556 亿, 1949 年则已突破 5 亿大关,²而与此同时, 甘肃人口却停滞不前, 两者对比, 足以说明甘肃的贫困水平程度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灾荒对经济的打击的力度更大, 经济恢复比全国其它地区更加缓慢, 而经济发展缓慢直接导致了甘肃的人口增长停滞不前。

由于农村经济破产, 为了生存, 大量农民选择流亡, 再加上人口死亡率奇高, 在民国中期, 甘肃各个地区一片萧条, 当时来甘肃考察的各类人士们基本上都观察到了这一情况, 无不为之痛心, “村庄里的房屋, 很少见到充实的住满人口, 各个房子, 也没有整刷的气像。一般是没落萧条, 因循苟且的生活。村庄的人口日益减少, 房舍日益破坏, 生活日益艰难。某君自文县来相遇, 曾痛谓! 中国再

¹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84 页。

²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如此过活十年，这些地方的人口恐将绝种了！”¹“有附近一居民来谈，据云地方连年大旱，土匪迭扰，更加税吏征收鸦片特捐，不容宽假，人民被逼逃散，屋舍为墟，鸡犬不闻，言讫泪下如雨。”²

“事实上每经一度凶荒丧乱，人口必呈锐减。人口锐减，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消失，则农业荒芜，农业荒芜，则财源枯竭，各业生产停滞，酿成社会之总贫乏。”³人口减少导致耕地锐减（见表6），这使得粮食价格同时逐渐上涨，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也就随之下降，原本贫困的生活过得更加艰难，而原来的苛捐杂税非但没有减少，继续摊派在仍然生存在此地的居民，人民无奈被迫再次选择逃亡，这样情况持续反复，在人力资源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就是一个空梦！所以甘肃在民国时期始终突破不了这样的困境，只能在前现代的经济世界里徘徊！

（三）灾荒衍生的不安定因素

灾荒是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在日常生活并不显眼的矛盾到了灾荒这种危急时刻，矛盾就特别容易激化，激化的各种矛盾对当时的社会以及生存在此地的人们有极大的戕害。

首先是激化了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对立。由于民国时期甘肃地区交通不便利，政治黑暗，教育落后，民众生活十分困难，因此社会底层普遍有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这在平时生活能够维持的情况下还可隐忍不发，一旦灾荒降临，生存无法保证，民众很快揭竿而起，去反对政府。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为全民族的抗战承担了过度的人力物力，加之1941年到1943年甘肃灾荒不断，原本生活贫苦的民众生活无法为继，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获取生活资源。当时在甘肃的美国外交官就对这段时间甘肃各地的骚乱作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受农村强乱影响最严重的南部地区，遭受干旱以及春季的战乱之害。在甘肃东部的3个县，因霜冻而几乎颗粒无收。在这同时，由于省内军队大量增加，人民的负担比通常情况下大大加重了。”⁴这次事件规模很大，

¹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9年版 第74页。

²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0页。

³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 商务印书馆 1937年11月第1版，1993年影印版 第174页。

⁴ [美] 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 第21-22页。

很明显就是为了生存,一旦生活资源得到保障,这种对抗政府的暴动,自然也就平息下去。“导致本省(甘肃省)南部和中部农村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对苛捐杂税的愤慨和对政府的不满。没有迹象表明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事,而且局面现在较为平静了,可能是由于已经收获了粮食。”¹

其次,在民国灾荒严重时期同时也是地下组织活动猖獗的时期,灾荒为各类地下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这些地下组织良莠不齐,虽然对加入组织灾民也有一定的互助,但更多的是危害社会的安定。

灾荒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还一定程度会影响人的心理,改变了人际关系。抛开民国甘肃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看一下新中国建国后破坏力最大的一次的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这场)地震改变了人际关系,其中突出的表现是社会亲和力增强。地震给人们造成了恐惧心理、孤独感、失落感。96.4%的人在震后感到离开组织、集体和社会,个人没办法生存。”²面对灾难,人类情感的需求古今基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1976年的中国政府是个强势政府和对灾民负责任的政府,政府能够将这种情感需求合理的利用,共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民国时期恰恰相反,民国在各个时期,政府对民间的统治力都比较软弱,对民众则更谈不上责任,而这时期不断的灾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人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被削弱,习惯于在家族保护下过日子的人们为了得到集体的保护,以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活下来,需要秘密会社这样一种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因此,民国时期甘肃的帮会组织空前兴盛。“一般人在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精神无依靠的情况下,都加入了帮会,估计当时(1927-1929年)甘肃帮会有六、七十万人之多。”³

从帮会的人员构成和地区分布来看,更能看出帮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民二十年至民三十年(1931-1941年)新参加帮会的在农村农民约占百分之十以上,在工人中间,尤其在交通工人中如司机,公路、铁路及其他工厂的工人加入帮会约占百分之三十,商界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尤其是行商和车轮商,各地的非农非商和军政教育各界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乡镇长和保安团队官兵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对以往乡村和大山深林中旧有的帮会没有计算在内,这些地方以往政令不及,他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帮会,男女都是帮会分子。陇

¹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第20页。

² 《南方周末》[N] 2006年7月27日。

³ 闵铸九:《洪帮在甘肃的活动》[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 第54页。

东陇南大山深林中都有。”¹

帮会虽然对帮会内部成员有一定的生活互助和精神依靠,但更多的是各种反动势力扩充实力的工具。“民国十八年马廷贤在水先先后开了大佛山、群英山,河州人最多,都是他的部下。马仲英在甘州开了高台山,黄得贵在原开了个武威山。”²马廷贤、马仲英、黄得贵都是民国时期甘肃有名的军阀和巨匪,他们开山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帮会在民间也是鱼肉乡里,无恶不作。例如在武威,“有尹万年、杨卫者(绰号为阳二太岁),他们既是洪帮头目,又是武威县的补班头(捕捉盗匪的),凭借权势,无所不为,手下有十二个将爷,俱是‘洪帮’骨干,他们将捕获的匪盗,在夜晚私刑拷打,匪盗中有加入洪帮的,就除去刑具,纵令偷窃分赃,天明来监收禁,不在洪帮的,就严加酷刑,甚至与何人有隙,囑令匪盗栽赃,诈索财物,诬陷好人。”³类似这样戕害民众的恶行,在民国时期记载相当多。

再次,灾荒是土匪丛生、贩卖妇女等罪恶活动的重要诱因。

甘肃的地理特征和民国时期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本就容易滋生一种土匪活动的强有力的倾向,如果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当农事不再可为,而其他生计也缺乏时,这种倾向很容易就转变成现实。再加上甘肃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很多地区的行政机构在民国时期形同虚设,当土匪作乱的苗头出现时,无法予以合理的处理。最终,当灾荒侵袭,食物短缺,不法之徒就出现了。“(1931年)甘肃连年旱荒、兵祸,各地群众纷起,……西吉有王富德;平凉有惠彦卿;庆阳有赵文华、陈跬璋;洮岷有鲁大昌、景瓶娃;漳县有张忠;徽县有王佑邦;康县有张俊曜;文县有白云;礼县有史鼎新;陇山有王长胜;徽、成、康各县有“红枪会”、“扇子会”等。各地长期纷扰,兵、匪不分,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⁴虽然土匪由各种因素造成,但是最终的动力就是绝对贫困导致生活无继。而且特别奇怪的是越贫困的地方,人民越柔弱,而土匪却越残暴。“据当地人说,陕匪只是劫掠人家的财物,不害性命,但甘匪除了抢东西以外,说不定还是要把无辜的

¹ 阎铸九:《洪帮在甘肃的活动》[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60页。

² 阎铸九:《洪帮在甘肃的活动》[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54页。

³ 张百川:《洪帮在武威的始末》[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68页。

⁴ 《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122页。

旅客一刀两断。”¹“(定西)在山梁上经过一些村子,远望有十几户人家,及至到了近处一看,完全是些秃墙,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据汽车司机告诉,这一带的土匪比较凶恶,因第一次抢劫,来的人少,让老百姓打发回去了。他们第二次重来,带的人不少。杀进村里来,不问男女老小,全村四五十口,杀个干净,因之一个村子便绝灭了。听了这种话,可叫人不寒而栗。”²

灾荒期间,一方面是生活困难,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另一方面又为各类人贩子大量贩卖人口创造了“良机”,在此时期娼妓活动十分“兴旺”。

兰州自从有妓院后,妓院上缴兰州财政的花捐就是兰州市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而这种收入主要建立在对妓女的剥削之上,而妓女大多都是在灾荒期间从各地贩卖而来。“起初妓女多是由北京、河南、河北等地来的,民国十八年,西部灾情严重,出卖妇女,所以有许多姑娘是从这些地区买来的,抗战以后,多是从武威³等地买来的。”⁴兰州妓院如此,其他地区的妓院也与之类似。

总之,在灾荒期间,日常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面纱很容易被人内心中生存的本能所撕破,弱肉强食,无法无天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表面特征,在这种野兽般的生活状态下,小民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又怎么能谈到发展经济。这也就是民国时期“西北开发”活动高声入云,而实效甚微的重要原因,所以踏踏实实让老百姓脱离贫困,实现生活富裕是一切经济开发的基础,也是经济活动最核心的部分。

¹ 顾执中:《到青海去》[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第64页。

² 张恨水、李孤帆:《西游小记·西行杂记》[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84页。

³ 民国后期,武威等河西地区自然灾害非常严重。

⁴ 杨正卿:《旧社会兰州的妓院》[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3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第164页。

四、民国时期甘肃地区对灾荒的社会保障措施

处于绝对贫困的人们必然会经历灾荒的“洗礼”吗？也不一定。西方国家虽然整体经济实力很强，但是这些国家也有处于绝对贫困的群体，例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很多人一无所有，负债累累，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有无数的人排起长龙在救济站领生活必需品，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可是却没有任何证据和史料表明在这次大危机中有大批的人死亡，而处于同时代的中国西部正在遭受陕甘大灾荒的侵袭，在陕西和甘肃数百万的灾民因为饥饿无奈的死去。如此鲜明的对比，原因何在？就是西方国家有充分的社会保障，能够为处于绝对贫困的人们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而我们国家则没有这种保障制度，灾民的唯一选择就是死亡。所以社会保障是防范灾荒的最后底线。

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不会被动的屈服于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大面积灾荒。“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预防措施的‘武器库’，以应付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并在必要时采取各种步骤来恢复生产能力。”¹，社会保障就是应付灾荒的武器库，中国的历史书上大多简称为“荒政”或者“救荒政策”就是应付灾荒最重要的社会保障。

中国历史上的救荒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位于政府层面上，即救荒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说政府对此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救荒得以实施。救荒事务的第二个序列，则由地方的民间社会的赈灾活动所构成。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疆域日益扩大，单独由政府承担所有救荒事务不可避免地遇到技术和能力上的巨大困难，于是民间力量进入当地赈灾实施过程逐渐被统治阶级认可，尤其在近代以来，民间赈灾成为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具体到民国时期的甘肃地区则比较复杂，首先甘肃地处西隅，远离国家的统治中心，由于信息不灵，民国初期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甘肃地方军阀又割据一方，地方政府对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理解有很强滞后性，例如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以蒋介石势力为主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 1932 年，蒋系势力才真正主政甘肃。所以在国家层面上的救荒政策，本文主要以 1932 年蒋系势力入甘作为界限分别论述这两段时期的荒政。

¹ [法]魏丕信：《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 页。

其次,民间救荒事务虽然在民国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具体到甘肃,则另当别论,最重要的原因是从经济水平上看,民国时期甘肃的底层群众与东南地区的群众相比十分贫困,甘肃所谓的乡绅与东南地区的士绅相比则更为逊色,对民间救荒事务只能小打小闹,不能起扛鼎作用。所以对甘肃的民间救荒事务在全国范围来看,不具有典型性,也不可高估它的作用。

以下具体分析:

(一) 政府的荒政及救灾活动

1、1912年—1931年的荒政

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冯玉祥控制时期和雷马事变时期。

北洋政府统治早期,对荒政并不重视,而是把主要精力、财力放在争权夺利、巩固自身统治上,但频繁的灾荒降临,尤其是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以后,大批灾民涌向城市或其他非灾区,不仅给社会造成极度混乱,而且对中央政府形成巨大压力,北洋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重视荒政,并相继设置了一些机构,采取相应措施来减灾、救灾。

(1) 机构的设置:北洋政府设置的防灾机构是全国防灾委员会。1921年5月13日制定《全国防灾委员会章程》,规定此机构附设于内务部,以讨论受灾原因,筹设防灾方法,消弥各省区灾歉之发生为宗旨。¹为了有效救灾,北洋政府设置了一些救灾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救灾机构是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和内务部下附设的赈务处。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1920年9月14日,国务院公布《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章程》规定由内务、财政、农商、交通四部合组该决策机关,以专司筹议临时救灾及善后各事宜。1921年10月29日,为统一赈务行政起见,北洋政府又以教令形式颁布《赈务处暂行条例》,规定由赈务处综理各灾区赈济及善后事宜。至此,北洋政权下的防灾、救灾机构形式上已经具备。

(2) 政策、措施的制定:首先是救灾经费的筹集问题。财政为办事之母,为筹措经费以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1920年9月,北洋政府规定:赈款除由中央拨款外,还由各省、县筹集及有关方面募捐,募捐事宜由各本省军民长官及现职官吏、省议会议员、各县地方绅商及各省地方同乡官商、慈善团体等分别负责,并将所募款项,汇交各该处银行、商号存放,同时规定,募集除现钱外,粮食、衣件亦分别收集。²另外,北洋政府还采用发行公债的办法来筹款。1920年11

¹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03页。

²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20页。

月，政府颁《赈灾公债条例》，决定发行公债 400 万元，年利率 7 厘，每年上半年 5 月 31 日和下半年 11 月 30 日各付息一次。¹由此可见，北洋政府的筹款方式是多样化的。

北洋政府时期的荒政主要以治标为主，治标的主要方式仍为急赈、工赈、平糶、蠲免、移粟就民等传统方式。例如“去年（1921 年）薄收，今岁夏秋不雨，四乡贫民乞食于省城者，男妇约在万人。……督军陆洪涛允许，于月（11 月）初一开厂散粥。”²“（1922 年）省政府以源源诸仓空虚派员征粮于西宁。”³虽然这些赈灾对很少一部分灾民有解决燃眉之急的作用，但从全省整体来看则效果很不好。

1912 年至 1932 年的赈灾制度基本都具有虚置性，展览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这些制度的实践效用，也就是说有制度，但不实施，再加上这段时期甘肃财政非常紧张，年年赤字，也没有能力去进行赈济。例如在冯玉祥统治时期，恰逢 1927-1930 年甘肃连续四年大旱，甘肃全省饿殍遍野，各地都急需救灾物资去赈救灾民，可是冯玉祥穷兵黩武，对甘肃实行野蛮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结果大旱灾变成大饥荒，这次灾荒，甘肃全省死亡人数可能在 200 万人以上，即使这样，冯玉祥的部将孙连仲在离开甘肃时候仍然还要在伤口上撒盐，榨干甘肃人民最后一点血汗，“（1930 年）孙连仲率部离甘赴豫，携带搜刮甘肃人民血汗七十余万元，烟土五万余两，全数上缴冯玉祥。”⁴“由于社会的不堪，政治的腐败，甚至外界对于这次灾荒援助也没有了 1920 年华北五省大灾荒那样热心，“外国人虽提供援助，但不像 1920 年饥荒年时那么热情。看来，他们认为饥饿是合法和非法的苛捐杂税造成的，因此纯靠慈善无济于事。”⁵

所以从制度上看，这个时期制定的关于赈灾的一系列法律和机构设立上将中国的救灾工作大力的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推动了，但由于种种限制，尤其是政治上原因，这个时期的荒政效果很不理想。

¹ 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M]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520 页。

²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2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295 页。

³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2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296 页。

⁴ 《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0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 第 124 页。

⁵ 陈翰笙：《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民》[J] 《陈翰笙文集》[Z]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98 页。

2、1932 年—1949 年的荒政

随着中原大战冯玉祥集团的崩溃和雷马事变中雷中田等地方军阀势力的屈服,1932 年蒋系势力的重要代表人物邵力子主政甘肃,标志着甘肃真正在南京国民政府主控之下。所以此时的甘肃的荒政措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荒政政策密切相关。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荒政措施无论从重视程度、防灾和救灾措施以及救灾款的筹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救灾机构是 1929 年成立的赈灾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行政院,主要业务就是处理各地的赈灾事宜。1930 年 1 月,改为赈务委员会,各被灾省份成立相应组织赈务处,由省政府、省党部和民众团体共同组成。此外,针对某些遭灾省份的具体情况,还相应建立一些地方性、临时性的救灾机构以负责该地区的救灾工作。甘肃虽然在 1930 年就相应的建立了这些机构,但是直到 1932 年邵力子主甘时,这些机构才真正发挥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在荒政上最大的成就就是体现在积极的防灾举措上。

首先,恢复修建水利设施。甘肃地区向来缺水,频仍旱灾如同恶魔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存。所以,明智的统治者莫不把水利建设放在首位。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自民国二十一年来,中央统一西北力图建设,是以本省主席如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贺耀祖……均以甘肃水利建设列为首要”¹。这段时期的水利建设以恢复原有渠道为主,新建最有成就者莫过于洮惠渠了。它于 1933 年由当地人民与政府协同建设,至 1938 年完成。年灌溉良田 2.7 万亩。它自修建起就部分地发挥作用,对发展当地农业有巨大帮助。另外,黄河水车修缮、凿井等法也大大有利于民生。

其次,农业推广,农业贷款,禁种鸦片等措施也有力的推动了甘肃地方经济的发展。甘肃农业推广最早在 1932 年。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引进美国脱字棉种推广,以后又在粮食上进行良种推广,这对粮棉的生产有一定帮助。

1936 年农业贷款和农村合作社在甘肃设立。1937 年灾荒最严重时,“(蒋介石)电令农民银行拨款五十万元用于因雹灾、匪灾损失之农民。由农民银行与合作委员会会同择定临洮、渭源、陇西、岷县、漳县、景泰、靖远、海源、定西、会宁、通渭、永登、古浪等十五县以三个月为期,由合作委员会负责组社,农民银行负责贷款,共组互组社 409 所,社员 18205 人,贷款 495205 元。二十六年

¹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0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316 页。

年终，委员长复电令增款一百万元继续办理其他各县农贸。”¹这既赈济了部分灾民，也有利于以后的农业生产。

此外，禁绝鸦片，增大播种粮食面积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间财富。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有力的推动了甘肃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间物资财富的积累。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比较积极的实施荒政措施，所以从 1932 年起，甘肃虽然仍然屡次发生大规模的灾荒，但是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人口惨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段时期的荒政是成功的。因为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种种制约，效果往往大打折扣。例如财政困难，“救济工作已由消极而变为积极，由过去悬天悯人为出发点之慈善事业而变为人民应有之义务与责任，本省救济工作近年来困限于经费及种种关系对积极救济工作不但未能完全展开，即雏形亦未有建立。”²另外，整个国内的环境就不利于荒政建设的展开，这段时间战乱仍然不断，南京国民政府更多着眼于战争的成败，相对于军事，救荒就微不足道了。

（二）民间的救灾团体及救荒活动

近代以来，由于中央政府集权的能力急剧衰落，社会组织复兴，民间组织开始分享以前中央政府逸出的社会资源，承担多种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救灾事务在近代就逐渐形成政府与民间分担甚至民间组织独立承担的局面。

甘肃地处西北，民国时期上台执政的各类政治势力对救灾工作上不太负责任，为了应急纷至沓来的灾荒，社会上自然就出现很多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虽然这些组织性质上良莠不齐，但在救济灾民，维护一方平安，却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华洋义赈会是民国甘肃赈济灾荒最出色和作用最大的社会组织。华洋义赈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义赈，1920 年北方五省大旱由于北洋军阀混战，灾情十分紧急，为了防止光绪年间“丁戊奇荒”的惨剧重演，各地纷纷出现民间义赈，为了整合这些民间分散力量，1921 年 11 月 16 日，各地义赈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这些组成团体中就有

¹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1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 第 509 页。

²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2 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 年版，第 128-129 页。

“兰州甘肃地震华洋义赈会”，¹可见甘肃是华洋义赈会最早实施赈济的地区之一。

华洋义赈会就灾模式分为应急性和长久性两种，应急性救灾是将赈款通过施粥、赈衣等方式解决灾民急需的生活用品，保证灾民生存的救灾模式；长远性救灾则是将赈款主要用于建设水利和道路工程这些具有长远意义的事业上，使灾民消除贫困，可以达到自救的救灾模式。1931年华洋义赈会对甘肃赈务拨款5万元就属于应急性救灾。²华洋义赈会对甘肃赈济最力的是长久性救灾，其中修路最值得称道，的确也为甘肃后来的运输做了很大贡献。

以下是蔡勤禹先生做的统计：

表 11：1921-1933 年华洋义赈会在甘肃的修路统计表

地点	长度(英里)	用款(元)	地点	长度(英里)	用款(元)
定西	15	12500	朱家井	7	7680
崖渠川	7	10850	甘草店	10	31910
兰州至河州	50	58000	连大沟	7	6758
狄道	23	54486	平番	10	10903
永靖至卖家集	50	75000	会宁至清凉山	17	25500
兰州至甘草店	40	218000	六盘山	50	150000
泾州	80	50000			

资料来源：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版，第 187 页。

除了华洋义赈会，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慈善组织也为救济灾民做了很多工作。例如甘肃救世新教会在 1929 年大灾荒时候办过粥厂救济灾民，³灾后为了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也通过一些社会名流向商号为农民借款抢墒播种。⁴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关于社会救济，主要是施舍棺材，……在解放前的两三年中，曾施舍了三百多套。”⁵

¹ 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编：《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报告书》，第 3-5 页，转引蔡勤禹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版，第 67 页。

² 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版，第 164 页。

³ 贺笑尘：《救世新教会甘肃分会纪略》[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3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 年，第 36 页。

⁴ 贺笑尘：《救世新教会甘肃分会纪略》[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3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 年，第 38 页。

⁵ 王凤元口述，秦崇模整理：《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A]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3 辑[Z]。兰州：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 年，第 47 页。

除了这些社会组织外,甘肃当地的部分乡绅为了保护乡梓,造福地方,也为防灾抗灾作了不少努力,“(1929年)甘肃省部分乡绅发给皋兰急赈款1万7千元,在皋兰北乡开挖甜水井,以工代赈。”¹除此之外,“洮惠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邑绅刘笠天、杨明堂、杨景国、郑锦麟、袁荆山倡办组织,征工委员会筹划施工。”²

一方面要肯定民国时期甘肃民间的救灾贡献,另一方面要清楚的看到这个时期甘肃民间社会的救灾活动效果并不如东部沿海各省那样显著,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具体国情是患贫,全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民间救灾团体面临最大的窘境就是资金缺乏,虽然像华洋义赈会这样的全国性慈善团体为甘肃的防灾抗灾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它也时常为资金不足所困扰,而且与它在河北、山东等东部省份的乡间合作运动相比,甘肃这些救灾工作就相形见绌了。再看甘肃本省的民间救灾活动,由于甘肃在全国属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所以资金缺乏这种困境体现更为明显,本地的民间社会没有经济实力去组织类似于华洋义赈会这样有实力的慈善团体,省内的民间团体只能采用施粥、送衣等消极赈济的方法去减轻灾民痛苦,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既治不了标,也治不了本。

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去看,民间救灾团体及个人的倡导的救灾理想并且身体力行去实施的救灾活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灾情,使救灾效果有了一定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救灾事业。

¹ 《兰州百年大事记》[A]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4辑[Z].兰州:甘肃省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年,第96页。

² 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1卷[Z]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第342页。

结 语

灾荒问题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只有对其深入研究,才能更好的防患于未然。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认真的总结,找出规律,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灾荒问题的核心是荒而不是灾,灾只是导致荒的一个因素,导致荒的主要原因是贫困,特别是绝对贫困。所以对于甘肃这样的西部落后地区而言,脱贫是防范灾荒的最关键一步。中国政府 1999 年启动的西部开发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将西部的富源切实开发,使西部人民化贫为富,但这次开发首先要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如若单靠西部自己的财力去建设,真如古语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其次,要对西部开发建设的难度有清醒的认识,绝对不能有短期之内“毕其功于一役”的盲动,必须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有耐心、有规划的建设,努力干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才能真正使得西部地区复兴,西部人民真正达到富裕。再次,要运用市场的力量多方面筹措资金。西部地区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资本不足,将国际国内市场上的资本通过市场手段合理的运用于西部地区开发,这对于西部而言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总之要想永久消除灾荒对西部人民的危害,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使人民脱离绝对贫困。

社会保障是防止灾荒的“武器库”。在现阶段,以甘肃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防范灾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国家财力的帮助下对西部地区实行低层次,大范围的社会保障,让甘肃的民众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能保证吃饱饭,穿暖衣,只有这样,才不会发生由灾荒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只要消除绝对贫困,藏富于民;实现全民的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灾荒这个困扰甘肃数千年的恶魔也就有可能消弭于无形了。

参考文献

一、著作：

-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11 月第 1 版，1993 年影印版
- 2、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3、李文海、林敦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4、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5、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6、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7、袁林：《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8、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 9、【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0、何爱平：《灾害经济学》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11、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 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81 年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1980 年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1982 年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1984 年版
- 13、徐国昌等编著：《中国干旱半干旱气候变化》 气象出版社 1997 年版
- 14、【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15、侯杨方：《中国人口史 第六卷 1910—1953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16、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编：《甘肃水旱灾害》 黄河出版社，1996 年版。
- 1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18、王华飞等编：《中国西北地市县概况》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19、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甘肃省情·第一部》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20、国家地震局主编：《中国地震简目》 地震出版社 1977 年版
- 21、安汉：《西北农业考察》 选自《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 3 卷》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年版

- 22、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0、31、32卷》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 2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卷》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 24、【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灾荒》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 25、阳秋：《甘乱杂志》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3卷》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 26、刘文海：《西行见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 27、高良佐：《西北随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 28、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 29、慕寿祺：《甘宁青史略》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2卷》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 30、费孝通：《双轨政治》《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31、【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32、【美】马丁·布思：《鸦片史》海南出版社 1999年版
- 33、徐旭：《西北建设论》选自《中国西部开发文献·第2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年版
- 34、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 35、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 1936年版
- 36、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9、90、91、92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2年版
- 37、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38、【美】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
- 39、顾执中：《到青海去》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卷》兰州：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版
- 40、张恨水、李孤帆：《西游小记·西行杂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 41、【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 42、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
- 43、陈翰笙：《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二、论文:

- 1、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 第 6 期
- 2、戴逸:《重论近代灾荒史研究》,光明日报 1988. 11. 23
- 3、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 第 2 期
- 4、蔡勤禹:《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零陵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 5、刘仰东:《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世界宗教文化》1997 第 4 期
- 6、李勤:《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第 5 期
- 7、杨琪:《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1 年第 2 期
- 8、张喜顺:《民国时期灾荒探析》,《贵州文史丛刊》2004 第 1 期
- 9、汪汉忠:《灾难深重年代的灾害研究——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述评》,《学海》2002 第 5 期
- 10、赵朝峰:《中国共产党对灾荒的认识(1921—1949)》,《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
- 11、张明爱、蔡勤禹:《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东方论坛》2003 年第 2 期
- 12、莫子刚:《略论 1927—1937 年国民政府的救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 13、杨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仓储与农业仓库建设》,《中国历史》2003 年第 2 期
- 14、王印焕:《1911—1937 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史学月刊》2002 年第 2 期
- 15、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史学月刊》1997 年第 2 期
- 16、王毅、冯小红:《1920 至 1921 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历史教学》2003 年第 10 期
- 17、奚霞:《民国时期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民国档案》2003 年第 3 期
- 18、王艾邦:《抗战时期甘肃防空及救济组织机构概况》,《档案》2005 年第 2 期
- 19、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农史》2003 年第 3 期

- 20、魏振铎：《民国时期河湟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 21、袁林：《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 22、廖建林：《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及赈灾述论》，《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 23、陈晓峰：《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 24、沈社荣：《浅析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的特点和影响》，《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 25、李云峰、曹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 26、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27、刘进：《兰州城市化迟滞原因》，《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 28、张奇、杨红伟：《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 29、向达之：《论近代后期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严重萎缩》，《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 30、李云峰：《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 31、沈社荣：《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 32、方荣：《甘肃历代人口问题释疑》，《档案》1997年第1期
- 33、侍建华：《甘肃近代农业发展史事纪要》，《古今农业》2001年第1期
- 34、牛文元：《生态环境脆弱带的基础判定》，《生态学报》1989年第2期
- 35、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 36、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 37、杨洪远：《由社会应灾结果看民间物资积累的重要意义》，《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后 记

在论文定稿之际，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李建国先生，从论文选题到构思、写作、落笔，导师给予了很多关心，或耳提而命，或修改批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三年来，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对我的学业影响至深，还使我深刻地理解了为人处世须诚恳务实的道理，这些将使我受益终身。师恩浩荡，学生铭感不尽。只有牢记先生教诲，以更多的努力来回报我的授业恩师！

在论文写作和研究生的三年学习生活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热心的帮助。田澍先生的知遇之恩让我永生没齿难忘，李清凌、胡小鹏等位先生的鼎立指引使我在学术道路上受益匪浅，文学院资料室的各位老师在论文材料收集上的热心帮助，与我三年在一起学习和生活的吕杨、崔欣、赵宏亮、杨永峰、侯宗辉等同学为本论文的写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声谢谢！你们的帮助不仅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更使我对生活满怀感激、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与你们同在！

同时深谢爱我的父母、妹妹、妹夫在生活、精神上的支持和勉励，你们的关爱和支持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杨 洪 远

2007年5月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